

3

2022

汾陽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三

跋上柱國任君碑 顧炎武

今在汾州府南門外二里文侯村任君名恭官至金
光祿大夫上柱國臨濟縣開國男貞觀十七年二月
夫人郭氏其文有曰未挂東都之冠先覆北墉之首
論語伯牛有疾注禮病者居北墉下仁山金氏曰墉
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而南墉墉墉也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 魏禧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鼂錯宋李忠定明王文成爲

(3485)

第一及再讀歐陽文忠奏則又未嘗不反覆流連而不能已公爲人正直和平遇事敢言特其錯置之方天下太畧大計不能與四公比而政事之闕失人之賢不肖則知必言言必盡而其言直切而婉至反覆而不窮其移人之性情入人之深爲前古奏議所未有吾則所特不滿公者在論包拯狄青二事拯劾去二三司使而已居其位於形迹不無嫌疑然拯豈貪美官敗人以自成者公亦當出一二言爲拯回護何至謂其不知廉恥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讖賢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狄青則又甚青立大功爲當世名將公旣多鄙夷不屑之辭而小心謹慎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爲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決是顯然以青爲叵測也至采身應圖讖宅有火光無稽之訛言以聳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爲證其後又因水災並建皇嗣極言噫幸其君爲仁廟耳使遇漢景宣唐肅德則公一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固已不旋踵矣而其間則仍爲一二護青之語操縱出入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以中人於深禍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狠陰猾若古小人害君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時將帥未

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公爲侍從，尙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啟君臣之釁哉！然則全皆不當言與？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非也。然則如何？曰：言拯也。但當曰：拯劾去三司使而已。居其位，雖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辭位，以自白。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節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言青也。但當曰：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宜久掌機密，滋讒慝之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功名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君子，如此等類，豈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爲公盛德累，而疑公之未必純出於君子也。公爲後世所信服，未有非之者，吾懼夫誤後世之爲君子，不擇言而自陷於小人，故特表而出之。或曰：宋乘五代後，如郭威、藝祖、黃袍，加身之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之後，將帥不能爲大惡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將爲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武人，典機密，列爲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狼戾如此，隱信斯言也，則甚矣。

唐郭君碑跋 朱彝尊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于丙午秋經郭社村。

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
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
闕焉其知爲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於乾封二年中
有云輝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
宋老生棄馬投墜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宏基所
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
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爲郭君
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得可惜也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朱彞尊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
里氏東周時卽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
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墓
在小相里之北繹碑辭與五代史傳畧同惟史稱字奉
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
碑爲可信已

戶部主事胡公傳

傅山

余自甲申後寓西河始交胡生欵兄弟三人當亂世以
少年布衣砥行立名每論鄉國輒嘆有明季三百年曾
不出一名臣余奇其言未敢信也及見其尊人治聊行
實乃知公以身教故弟子言行不苟同流俗如此後余

過東昌見耿道子論官於其鄉者亦最稱西河胡公云
公諱遇春字統三汾陽人少孤家貧大母茹苦供筆硯
治舉子業天啟辛酉舉於鄉崇貞戊辰進士筮仕聊城
聊之役最苦者歲報大戶充徵解水陸道舳軒絡繹破
編民產十八九公建議設吏代以贖錢待器用諸有賠
累則出於官而供張亦咸辦壬申河大浸公汰之必退
而後已水既退艱播公籲請獲免額稅於是聊之民不
泣其魚復不呼其雁既以才攝臨清州值孔有德兵屯
州境幸州有兵公儒生率以固其圉無瑕可攻時復鼓
勇擊不備敵始逸相國朱延禧桀奴犯陰辜匿相府公
必捕之正以法相國領之不能銜也指揮德州滿某狎
一倡婦窺倡多金盜攫去倡恚死倡弟訟之滿賂當道
屬誣倡弟坐死公爲直之不敢以賤抑其冤癸酉分較
東省聞甚得士凡此皆矢志爲名臣實行也其戒子書
曰汝父半生半死人斷不作貪墨吏爲若輩牛馬切勿
學豪華兒媵閭鄉敗吾志益知欸兄弟言行習公身教
之素矣時進士官知縣者卽旦暮行取類以縣職爲過
客游戲縱恣草菅民命苟圖速化公皆不忍爲蒞政凡
六年積勞憂瘁遂悽悽善病及考績報最方擢戶部主
事卽移病歸旣家居抱病稍稍與縉紳姻親相往來其

間華靡淡泊機變憲拙衆寡強弱施受之際亦多所不合鬱鬱五六年竟卒後公十年而成進士者有曹給諫良直亦奉教君子矢爲名臣年復不永噫汾陽信不利於爲名臣哉三公子皆守公家法不妄交遊長歎甲申後卽業諸生業謀邁惟棘如身不列於古之狷介則病者次庭富才藻詩千首當得意則盛唐大家今人無其匹次同研經窮理隱於醫余老病時時從問方藥皆汾陽異人余俱相友善悉公本末稍稍論次之非私也

好妨廟碑

天子之大蜡八其祭坊與水庸之辭曰昆蟲母作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以方以社報祀於田祖祈年於天宗先王之勤農事可謂備矣予考之周官凡天鳥擊獸狸蟲水神蠹物爲民厲者莫不掌之以官牡鞠棹象齒蜃炭方書靈鼓其攻祭之術必詳顧昆蟲害稼者不及焉何與豈其有所未詳者歟非也蓋鳥獸庶蟲之妖世不恒見則攻禳之術罕傳不有司之無以祛民之惑若昆蟲害稼農人咸知所以毆之農之所不能毆者官亦不能去也故特責其事於田峻致其所於田祖爲之秉畀炎火而害可去先王治人事神之道蓋無不宜也好妨廟汾州府治一十五里歲丙午八月予

謁神之廡觀廊宇所樹碑率鄙俚不文里有隱君子胡庭者請余曰子盍爲文紀之予惟神之名號未顯於前代而主民穡事近乎古之田祖至好妨者害稼之物陸璣以爲螟之屬也神以是名猶翼氏螟氏之命其官爾矣嗚呼自浮圖道士之說興先王祀典所載神祇物鬼之號徃徃潛爲所變易世之祈報者久而不復察焉徃予兒童時江南飛蝗蔽野見所穰神皆出二氏無稽之說蝗亦卒不去旣心知其非有慨乎儒者之不能師古輒爲二氏所惑也若神之名號則猶循古之遺而人之犧牲擊鼓致賽於是者去祔年方社之祀不遠微庭之言固將以是告世之君子其或不幸而罹水旱蟲稼之災則當以此邦之人祀神爲法以無戾先王報祀之義而不爲浮屠道士之說所惑庶乎其可已系之以詩曰彼汾之陽其原膺膺曰好妨痒于而稼神司厥職名用不懲大田改臧蠲之豆登農夫之祔維黍及稔農夫之報自陬越涂我從籥章載歌幽雅辨神之號告諸方夏

五烈傳無名氏

天地貞烈之氣不擇人而鍾有時屬於士族而間亦見之平流有時發於鬚眉而間亦著之閨閣甲申二月二

日聞賊陷郡毒我宗紳辱我士女彼汾一方幾成羅刹
鬼國潔身之侶望風而逃被繫之儔垂首而聽乃有
子王孫名儒俠客寧爲玉碎無取瓦全視死如歸慕義
若渴或從容以赴難或慷慨以捐軀激太上之風扇至
奇之采得其一二已足令頑鈍者擣舌退息影逝況指
五屈哉北齊顏之推曰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吾見名
世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誠哉
是言彼求生者即使倖免氣息奄奄若泉下人矣生如
死何如死如生乎余遁跡綿巖蚤離魔罟雖未挫志於
賊黨終覺覲顏於哲倫事平追論仰止高山特表而出
之以俟後來修邑乘者採焉

八將軍名敏濛號龍澤行八慶成府鎮國將軍王之從
祖也軀幹甚偉好直言傲岸之氣人多憚之會中原秦
楚藩邸灰飛公知國運將終遂益放浪不治生理日延
名流碁酒自娛賊據平水汾人大恐公發困開筭分散
貧寡絲粒無存者賊至徵餉無以應收縛見闕左右使
跪公厲聲曰我將軍也太宗之膝豈爲賊奴屈哉闕令
并下公振聲一喝捽者披靡退數武羣賊蜂擁爭批其
頰公罵不絕口折頸裂股而死

燕生名運泰字來吉汾之中干里人弱冠遊黌豪宕自

汾陽縣志 卷十三
喜善屬文有眉山風氣應督學黎公試生冠軍時西賊已入晉界言者皆失色生慨然以固圍爲己在拉同僨日夜畫墨守策數上當事乘城之法生爲最悉賊謀廣布謂生不倡迎而首規拒闖方薄城卽使使縛生以見生聞之仰天嘆曰死則死耳安有昂藏丈夫而受賊刑辱哉遂投井而死里人出之收殮如禮題其棺曰明殉節處士馮生之柩

楊生名正春字榮初南郭廂人也清強自遂口無支言自補博士弟子員公車屢上不第賊將臨門生繞屋走忽有兩賊排闥捉生去使飲馬他所生曰是辱我也薄

暮具衣冠如孔廟瞻拜痛哭隨投入井是夜見夢於室人曰我得死所矣但水寒沁骨盍早出諸室人夜起而號將謂墮鄰井中爽旦徧覘不得次夜復夢曰我在府學井中何他求也往視果然生入廟時有乞兒見見之言其狀云

賈客名守亨字通吾世居東郭汾之望族也魁梧豐體可隱二人少握計然術走吳楚燕趙間任俠不羈嘉其氣俠者多引以爲重賊氛梗路賈始倦遊時偕里中好事者習射東郊以爲樂賊入汾境人多出迎賈獨不許是日黃塵蔽天搜掘拷掠細民之家無一完者賈見數

賊直入內室，執手大罵，與之格鬪，隨手而倒。後來之賊持挺亂撲，賈知勢不敵，給曰：「汝不過欲得財耳，我有財藏爲汝探取，汝不得唐突以辱我。」賊諾，賈入拔刃大叫，自剖其腹，血濺於壁，腸委於地。賊隨後窺伺，驚而走。武妃，武生之女，慶成王妃也。生時室有異光，長而端淑。其父知非常女，欲貴之。適慶成長子審臚擇聘，聲聞於內，遂委禽焉。甫筭歸，處理內政，居豐守約，宮闈肅然。崇正壬午，以臚膺王位，册爲妃。癸未冬，校鬪兵渡河，次於蒲坂。妃聞之，卽蓬首垢顏，不事櫛沐。宮媼問故，妃投淚曰：「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我待死而已。」居無何，賊突如其

將入府，妃踉蹌赴井死。闖傷宮中，大索兩日，不得。十月

閏月始出其屍，郡作詩挽之。

黃太僕祠碑記

山西提督學使稽曾筠

太僕公者何？撫黔都御史黃公國材大父也。稱太僕者何？公贈官也。公諱廷柏，遼東海州人。少失怙，事母至孝。性敏而嗜學，博通典籍。年十八爲諸生，名噪黌序。十九居母喪，哀毀廬墓，撫諸弟，極友愛。待戚黨朋友，恩義兼盡。順治初，以薦授靈璧尹。有異政，旋擢知大興縣事。未幾，復以績最簡任汾州知府。公由諸生，不四五年起家。至刺史，轄數百里，感恩圖報，受命之日，卽不問家事。誓

以身殉。洎汾朔月百務具舉。汾民日有生色。會大同總兵姜瓖者。故李自成黨也。久蓄異志。順治戊子冬。乘間竊發。據鎮城爲亂。明年己丑。分遣僞屬姜建勳統卒萬餘。由左衛趨雁門。驩動全晉。夏四月。突至汾。圍城數匝。公雖訓練有素。備禦多方。而是時承平未久。人情惶惑。公正竭力調度。爲守禦計。而惴惴者咸以孤城難保。勸公毋櫻賊鋒。姑暫避。待外援。公大怒。欲斬言避者。於是人皆奮志。助公守無二心。公淬勵其下。登陴捍敵。日夜不解甲。且募敢死士。劫賊營。賊駭懼。幾散去。已復合圍。攻益急。城遂陷。公率衆巷戰。自辰至午。手格殺賊數十人。會大風。晝晦。賊乘公遂被執。賊好語誘降。公怒罵不巳。賊斫公吻。血淋漓。公以血洒賊。罵益厲。賊遂殺公公。死不仆。至九月。賊平時人猶見公爲厲。持弓矢殺賊。賊以敗嗟乎。三晉之當明季也。崇山複嶺。深林邃谷。阨塞險隘之所。賊往往盤踞爲巢穴。國初雖剪除芟蕪。漸次削成。而餘氛遺孽。伏莽尙多。姜逆之變。奸宄潛匿者。咸思望風響應。爲城社狐鼠。賴公捐軀報國。諸郡邑長皆瞻張氣壯。効公死守。賊不得逞。以故速卽天誅。使公不死。人心猶豫。觀望。賊燄益熾。晉之爲晉。未可知也。然則公爲德於晉人厚矣。其有功於朝廷亦大矣。宜我

世祖之優加卹典今

皇帝之特予祠祭而

汾人思慕景行。歷六七十年而不替也。歟。余生也晚。不獲親炙公行事。顧先人氣節。與公成臭味之投。而公孫文華先生。方爲國柱石臣。余竊附同朝。且表揚懿美。以激厲風俗。亦學使者之責。因詳書其事。以遺汾人。使刻石而記之。爲後世事君者告。

奉政大夫例授朝議大夫奉天府府丞提督學政西

園呂公墓誌銘

魏定國

乾隆十二年丁卯夏六月年友盛京少尹呂公卒於里第。予未能赴奠也。孤子審韶將以己巳三月葬公於本里祖塋。乃走千里來京師。持狀踵門謁予。銘墓。予與公自丙戌締交都下。稱莫逆。後公筮仕爲西江弋陽令。又隣郡也。未一歲。循聲大起。耳公名甚悉。嗣是敷歷中外。未竟厥施而公歿矣。予忝知公。其何辭。按狀。公姓呂氏。諱文櫻。字果初。西園其別字也。世本勝朝望族。明季雲擾。全晉無寧居。考封奉政大夫。謹躬公。避地於汾陽之劉村。時先業如洗。而奉母甘旨。無缺。與諸昆合處。無間言。鄉人以孝友稱之。子四人。公其長也。幼英特。九齡出就外傅。卽晨夕耽吟誦。學日進。旣遊庠。名籍籍諸生間。康熙丙戌成進士。需次選曹。因出遊直省。所至守宰

咸虛中請質因得遍悉諸方人情土俗及政治得失之故丙申抵弋陽任吏治已嫻習矣弋爲江右疲邑地瘠民貧劣衿土豪競事把持刁民效尤逋欠日積公念爲政首在鋤強甫蒞政卽計取市曹中所云金剛者數人窮治之咸伏辜又知其徒衆皆市僧小有才貫其罪而嚴飭之令在官造册自贖江右自經兵燹舊册俱燬吏胥奸弊百出暨册成具得民欠清數而逋賦可徵矣弋遠鄉名邵家坂者習尙尤頑梗公乘不意向夕出城秉炬行萬山中黎明招彼所集衆反覆曉諭衆大悟呼曰公無言我曹皆良民向未識大義耳因檢其歷年完逋之數第其賞扑自此不復梗化先是公嘗葺陳謝二公祠乃卽祠設書院延師擇士之秀者肄業其中又設蒙館於署右擇諸生之有誼行者爲師凡民間子弟概許入館貧者給衣食月立限期親往稽其勤惰第其優劣一時人士翕然又念弋邑科目寥寥賓興之歲起送有禮行李有資諸生咸踴躍趨赴有獲雋者又慮去任後其事或廢因捐俸置田每年得租二百餘石以爲資編入邑志令學師協同耆儒經理至弋人健訟譁張爲幻凡戶婚田土及命盜諸案構控累年不結公總以得情爲主一訊之後訟端永杜弋人多傳爲美談不能縷述

適故相白公來撫江右稔公政績深器之會入爲大司馬力薦公得附列行取去任時弋民勒_下祀遺愛是年七月爲謹躬公八袞大壽公適抵家稱_謝里人榮之值京少司農張清恪公舉爲監督會

世宗在雍邸

奉 聖祖命至通查倉詢以新舊米石及終年出納細數公心識_口陳條分縷析

世宗顧而異之

登極後卽授戶部浙江司員外郎

命與倉場

侍郎李公英貴等監修京都諸倉節省帑金六萬餘兩議叙加二級雍正元年四月陞禮部儀制司郎中仍協辦倉場事務十月奉 命提督山東學政公念學政

一官爲朝廷養育人材厥任綦重歷試六郡精心校閱弊絕風清今相國海寧陳公時撫山左有秉公校士生童感悅之奏旋奉 溫綸獎勵公仰圖報稱益厲冰

操乃科試未終遭 謹躬公變公慟不欲生銜哀罔極服闋授湖廣道監察御史監己酉科文武順天鄉試武科有齊生者以未中的不得終試公破格收之竟得捷庚戌以武殿試第一人魁天下人咸以此奇公識尋陞通政司右叅議九年督修郭莽爾格隆二寺不踰年報竣改授奉天府府丞專司學政公念陪京重地加意振飭於奉錦二府各建考棚復量治學田試期給飲食以遠

請增學額殊失

上意降

旨切責尋議上降

一級公遂歸時甲寅歲也乾隆元年蒙

特旨召見華

告歸前公遊宦時已奉謹躬公自劉村遷鴻士所遺果

園推從况斗瞻居之至是就所居隙地藝花竹構小室

有終焉之志暇日與二三親故結耆老社每集或清談

或野步或敲棋覓句必竟日歡讌以爲常家居閱十四

載足跡不履城市竿牘不一至公門郡守張公嘗贈聯

云聲華高栢府雅望重西河邑宰沈公亦贈詩有句云

岳陽酒市人同伍渭水漁家品一流其高風可想也公

內行修飭少事兩尊人先意承志無所忤休歸建宗祠

椽題楹桷胥循制祠成奉祖父母父母兩世主入祠春

秋集子姓入祀惟虔諸季久分居朝夕恆過從無間於

諸子皆視之如子與人交始終如一同官黃某故人子

馬某值窮途咸解橐以濟其困今猶嘖嘖人口丙寅孟

秋朔爲公七十懸弧之辰親隣致祝顏其堂曰善氣怡

人共歡呼永日而去謂自是而耄耋期頤鄉人之所以

壽公者將更十年而一進固綿綿而未有已也孰意其

遽止於是哉公歿於乾隆丁卯距生於康熙丁巳得壽

七十有一恭遇

世宗憲皇帝登極覃恩誥授奉

政大夫以少尹降一級例授朝議大夫元配賈氏同邑

國學生諱三德公女。諱封宜人。例封恭人。歿於乾隆
戊辰。距生於康熙辛酉。得壽六十有八。側室于氏。歿於
乾隆乙丑。距生於康熙丙寅。得壽六十。王氏。張氏。子二
人。長審節。雍正壬子科舉人。揀選知縣。于氏出。娶同邑
魏氏。繼娶同邑樊氏。次審信。張氏出。聘同邑宋氏。女三
人。長適同邑國學生賈生瓚。次適同邑候補州同宋國
珪。次適介邑國學生范清澧。銘曰。上子西河。有石室淨
心寺。故路公宅。被汾一曲。六三德代。有名流蔚史冊。

帝顧西江。土多瘠。安能民生。有起色。我公蒞政。翕
以闢谿山。遠所羣情。帖懋績。升聞界京秩。天庾政弊深。
學畫山左人。文喜吟式。陪京更溥詩。書澤諸生宜。且
成額。連請恩施。疑汲汲。帝念老成。姑薄斥。宣室有
問將前席。

風吹白日

叅政蒼崖田公家傳 諸世器

公名呈瑞。字介璞。姓田氏。別字蒼崖。其先出自田子方。
世居汾陽。爲望族。祖九龍。父月洪。皆贈叅政。公初仕官。
中書舍人。未幾。出襄事河工。以功擢大名道。未之任。改
陝西臨洮道。兼理全省驛站事。遇饑。賑恤。公策馬親行。
郡縣山谷間。悉豪右胥吏爲弊。無及民之實。於是稽察

嚴飭民賴以生。此康熙壬辰歲也。甲午。大師西討。綜理馬政。稱職。以軍功遷浙江金衢嚴道。尋改署糧儲道。事得征漕積弊。滌空之。而諸郡亢旱。冒大暑省荒。往來烈日中。獲疾。屢乞休。臺司皆倚公。不允。庚子冬。疽發鬢。卒於信安官署。年五十有九。輓歸葬金山原之祖塋。大學士朱公軾誌其墓。公爲人恬雅。沖抑。雖席豐厚。自奉甚儉約。至親故有急難。濟之不吝重貲。方公幼時。負異質。進士張青岳先生見而嘉嘆。以女妻焉。爲諸生有文名。三就布政司選。不遇。乃由中書起。歷外任。多實績。在民其始至河南也。相水勢宜石隄。曰。此處隄一壞。則數萬家其魚矣。舊隄易修。易敗。更之石。未幾告動。公帑遂傾。家貲成之。以故見知於督河御史。及在臨洮。念救荒無奇策。曰。古所謂雲雨由人。其事何地不可爲乎。因相度地勢於蘭西石佛灣。鑿渠引溉。兼教民造水車。汲入田。歲贈粟十餘萬石。臨洮民念公德。其所鑿萬世利也。相與建公生祠。蓋公所至。務爲民久遠計。類視此。子二。周震。

叅政文湖田公家傳 諸世器

公名震。字又起。別字文湖。叅政蒼崖公之次子。初仕官。盛京刑部員外郎。轉本部。湖廣江西二司。出知姚安府。

府境多山田磽确有大石湖當萬松山下爲衆流之衝
公相視地勢促其下鑿水二十里溉田可萬頃無憂陽
旱調雲南府先是普思蠻叛被繫者五百餘人將伺懈
爲變公廉知其謀爲計畫俾亂不作境得寧又調臨安
所轄苗疆其土司死子幼諸弟中有越次圖襲者當事
俱爲所蔽公至得其情實立正之乾隆己未以治行第
二奉詔入都蒙恩賜蟒袍貂皮人蔘香珠等物已
有命待擢監司之任會大吏議開金沙江通銅運而
公在歸安曾治道百四十里用車牛運銅事稱便以善
經畫倚公檄往督理凡六易寒暑乃竣事丁卯授陝西
驛鹽道未之任改湖北驛鹽道庚午兼理武昌權政以
前冒滇中瘴氣毒發卒年四十有五公素謙謹遵父兄
教十歲屬文卽與伯兄並以才名見稱稍長入都族父
陽城相國尤愛之京師貴人皆欲出已門下爭致關節
却不受至不入闈以自明公嘗謂吾生平錄錄仕途於
道無所聞惟有韻之文畧未荒落可信者惟此耳然公
歷官滇楚循良之聲聞於朝野苗疆民乃取其所斷疑
獄演劇記之凡遇事有卓識滇中舊不報災公始至姚
安值歲旱慨然曰朝廷以赤子付有司雖遠猶近而
遺之乎請於臺司獲賑恤此後遂以公報災爲例沐期

古處東川江外不隸滇蜀無頭目鈴轄行人過則出爲
寇鈔公之在臨安也減車從入其阻曉諭 朝廷德意
因示以威信衆聞言感激求內附歸復視要害數處設
堡寨寇患遂息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先生墓表 朱筠

汾陽曹君孝如生十二年而孤孤而力學有立又十年
而舉於鄉又十有四年而成進士改庶吉士六年授館
職又三年改官河南道御史有聲又五年晉刑科給事
中又一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乃以其尊甫先生之遺行
告於其同年友大興朱筠曰學閔不祿不及侍先君子

於有所知識之時於先君子之行悖焉及少有所知識
得之鄉人所稱道咸謂先君子較然有古王彥方之風
然問其事十不得一二也卽問得一二亦不全學閔其
何以爲人子竊思欲稍稍次第梗概以告於世恐言之
不實或誣吾先君子然及今不書又恐日久益忘失是
重學閔之無以爲子也學閔僅以其所知識者告子子
爲書之以示我嗣人筠謂如子言尊甫先生應銘法且
子已貴爲都諫官官五品先人之墓道當伐石以表行
於制爲稱筠茲當爲子表先生之行於阡無所辭謹按
先生諱曰英字彥傑山西汾陽人世居郡北之太平村

曾祖諱朝仕。遇異人授術。云可立富。或以千金願得其術。嘆曰。吾術信。豈獨得千金哉。顧心不義之。故不用。亦不欲告子。以得千金。却之。臨終謂子孫曰。吾授異人術。非不知。可以少遺利子孫也。然何如。遺若以正乎。術竟不傳。其事在明之季年。祖諱復琦。祖母靳氏。鼎革初。靳夫人率諸子避兵於村東之羅城鎮。既定。來歸。家室已空。入門坐堂中。堦上抱兒泣。俄見乳狸將子自水溝入。夫人卽止泣。撫兒曰。吾子孫有起日矣。自是家日以豐。父諱應璽。母樊氏。先生生十八年。父卒。識力絕人。自念少孤而處豐。不樹立易。於是內嚴事母夫人。外從名師。何先生者。遊奉之。至謹。以自檢束。何先生學甚高。性尤忤急。飲食起居。小不中節。卽訶責求去。食器有一竅。駁者輒面擲碎之。先生拱立下氣以謝。師爲感動。課之盡力。服除入縣學。爲名諸生。後師竟老於縣中。且死。先生心喪之如父。所以始終盡交於其子者。無不至。縣有傅青主先生山之弟子王先生某。孝子也。貧不受人一錢。先生與之交甚歡。賙之則受。數十年如一日。有張媪者。先生母氏之中表姊妹也。老無所歸。先生推母夫人之愛。養之終身。卒頃曰。吾死無以報曹氏恩。惟祝天祝曹氏子孫而已。其厚德之感人。有如此。先生尤善處

人骨肉之間而其居鄉里也固讓鄉人某以過見怒於其父父過怒鳴之官先生爲往來委折罕譬以天性道之父子歎然卒無閒長子學會與村中老農語言不相下先生聞之怒曰若聞小雅所稱諸父諸舅微我有咎者邪若今且得罪於鄉黨州里矣手批其頰令卽老農謝過然後已先生居常恂恂遇事不可未嘗有所畏懼雍正中郡人苦鹺商之橫而郡下地故可煎鹽且黃河東出套外歸化城所在鹽舟溯流計日集郡中食無缺先生先率郡人具疏所以告於當事且言郡民願均鹽稅於田良便事聞得請而商竟逐郡人至今賴焉先生生平奉母至孝母夫人好躬自操作先生事事無不先當其意而母不勞且喜甚會疾作母來視之雖憊極必強歡笑以慰母疾革前十日豫知死時刻召諸子曰吾生五十年自問不覺有所慚惡惟不克終養吾母此心惓惓若輩當畢吾志耳令家人具衣冠遷牀正寢卧其上獨置冠於胸微笑曰尙需數刻少旋冠而卒越數日幼子學閔夢先生駕軒張蓋儀導甚偉徑來至家呼學閔撫誨如病中嗚呼其先生之精爽未沒者邪先生生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一月八日卒雍正九年辛亥九月三日年五十有一夫人王氏稱克配云後先生二十年

卒乾隆辛巳遇

覃恩時學閔官檢討獲

贈先生

暨夫人如其官階子四人學會學思學閔學雍孫六人
延齡喬齡錫齡鶴齡夢齡保齡曾孫三人守廉守拙守
儉其詳具載於錢學士大昕所作碣銘中筠特書先生
之孝於親睦於家任卹於鄉黨敦篤於師友落落數端
川揭於墓道之右以告來者謹表

贈奉直大夫竹岩卞公墓誌銘

孫和相

余既守汾之明年一日故同寅友人卞君鳳傳謁余而
言曰某先君子之行甚高不求見知於人砥行礪德以
終其身迄今鄉之士大夫數者德宜有後者咸首推之
然歿後二十餘年猶闕然無一語以表先人之行非敢
緩也蓋懼夫當世之君子既未親見某先人之行事又
未熟聞其生平徒據其子追述之語雖不至於誣而人
且將以爲不信也今公既守汾之日久某先人之行事
既熟悉聞之矣夫親有善而弗能彰非所以爲人子也
敢乞公一言以垂於後余於公之爲人既知之詳心欽
者已非一日又重以鳳傳君之請夫余則何敢辭謹按
先生諱時庸字秉常竹岩其別號也幼有卓識讀書解
大義不習舉子業嘗讀西銘嘆曰聖賢立身之道盡在
是矣徒事章句無益也生平喜書法工臨摹其他別無

所嗜凡遇事巡巡若不勝及遇所當爲者輒身任不辭
凡其鄉人之憐獨鰥寡廢疾者莫不周給而終無德色
康熙六十一年晉大饑 聖祖仁皇帝軫念民艱

發帑以振大中丞朱軾領其事公慷慨捐貲以濟所不
逮大中丞嘉之擬請於朝公固辭乃止歲至乙卯夏雨
水大發人罹水患公倡議築隄尋出千金身董其事並
鳩好義者捐貲落成之鄉人賴以安堵時有感謝者公
曰恤災救患吾素志也豈以煦煦爲仁要譽於鄉黨乎
公居鄉所爲率類此嗚呼使如公者得操尺寸之柄布
其所蘊蓄必能爲朝廷推廣恩德豈僅止於斯而已耶
然公雖未仕而其潛德幽光昭然耳目爲是鄉之人所
樂道不衰此豈區區邀名者之所能致哉公世居汾陽
曾祖諱國旺祖復亨父文郁累世積德爲汾巨族公甫
生而失母七歲喪父事繼母備極子道夫人趙氏事繼
姑以孝聞姑患癱症不離側者十三年公生於康熙三
十六年三月初五日戌時卒於乾隆五年十月十四日
戌時距生年四十有四夫人趙氏少公三歲後公八年
卒後其子鳳傳君出爲雲南安寧州牧二十六年逢
國大慶得贈及父母 誥贈公奉直大夫安寧州知州
趙夫人贈宜人葬在峪導河之北原公二子長曰懷詔

卽鳳傳君次懷諸侯銓守禦所千總女一適邑庠生賈柄孫三人曰珩曰子聲曰子珮爲之銘曰卜山之側潑水之陽爰有佳城鬱鬱蒼蒼其城維何吉人之宅自昔盟心患不遍澤世之長者今之古人居則濟物德宜於民生而有裨死且不朽幽蘭空谷白君子壽

治汾說 知汾州府孫和相

乾隆二十六年文水縣知縣顧學海議稱縣境汾河自清源縣交界之榆林村起至田家堡永樂村平遙縣交界止餘六十餘里爲寧武靜樂陽曲壽陽榆次太原太古徐溝清源交城祁縣永寧州衆水匯歸之處汾河而外尚有文峪瓦窯磁窯蒿泊五馬等河亦俱流入文邑籍汾洩水夏秋汾水泛漲其勢洶湧遷徙無定自古及今從無堤埝而田家堡以上河槽深闊水患尙少下游永樂村以

下平遙汾陽一帶河槽甚淺其害爲甚沿河沙土不堅昔民所築之堤又非官工可比本浮鬆單薄不足以防異漲又稱易者老目擊者猶能歷歷言年來已不知幾經更易道之時奔騰浩瀾頃刻沙壅之凡遇異漲奪溜改道之防禦而汾水隨沙壅成槽寔非單薄堤堰其性鬆浮萬難挑瀆且亦不堪築隄目下所有堤堰高寬不過數尺各處民力不齊原皆有歸槽無實是無堤固難禁其泛溢有害亦不能保其有歸槽無實是無堤固難禁其泛溢有害輕有隄而聚於縣下游一處衝決之害重嗣於二七之交平遙縣知縣李游在田議稱縣境汾河自文縣之交界之回回堡起至介休縣之交界之李村止絲亘四十餘里自築起夾版隄堰以界之李村止際急流衝決勢不能順免地畝有淹沒爲害亦似輕縣境廢棄隄堰聽水漫散順流即有淹沒爲害亦似輕縣境廢與文水縣情形相同民間向有護村隄堰似可後即行廢棄聽其漫灘民力獲免疲敝且汾河水勢洶涌沙土築隄不能堅實一經泛漲卽至衝決

將歸無益不如順水之性聽其自流無庸兩岸修築夾版隄堰

汾水上自太原府之文水縣下至府屬之介休縣百餘里間每遇夏秋水漲近河居民田廬屢被淹沒乾隆二十一年會議於河身兩岸修築夾版隄堰因旋築旋衝遂惟於種麥之處各自築堰保護麥田歲十月起工二月竣工六月麥既收卽聽其衝漫其後文水縣知縣顧學海平遙縣知縣李在田廢隄之議不過以汾川泛漲時單薄之隄徒敝民力無補於事而已夫黃河二漳永定子牙等河最難施治沿河亦多沙土尙可爲隄而謂汾不可隄無是理也汾自陽曲太原徐溝而下匯合衆

流至此勢已盛大而汾陽孝義之東平遙之西介休之北古時往往多陂澤則地勢卑下可知後代改爲民田聚爲村落由來已久遂忘其本澤地也考昔人棄地爲澤之意禹貢曰九澤旣陂胡肅明云陂卽隄也而川澤之隄其用各異川於兩岸築隄制其旁溢澤則環而陂之爲水門以時蓄洩川水暴至開高門受水使水得游蕩陂中以分殺其怒川平則仍閉以蓄水遇旱則開下門以溉田書傳所記壽春芍陂楚相孫叔敖作五門隋趙軌修之更開三十六門穰縣鉗盧陂漢南陽太守召信臣作六石門號六門陂山陰鏡湖會稽太守馬臻作

築塘周廻三百里疏爲二門其北隄石闌二陰溝十九
南隄陰溝十四此古陂法也賈讓言內黃界有澤方數
十里環之有隄太守以賦民民起廬舍其中觀此可知
廢澤爲田出於謀國者之見小利而貽大害古人瀦水
之地無尺寸不耕致百川決溢民無寧居翟方進壞汝
南鴻隙陂而郡人怨之謝靈運求會稽回踵恆惶二湖
以爲田而太守不許近考之府境城東文湖宋時名西
河濼轉運使王沿廢爲田民不以爲便熙寧時御史劉
述請復之金大定間濱湖居民又欲涸以爲田州守博
慎極力爲嚴禁陂之不可廢也如此今如西河濼鄆城
治之屬在府境汾州左右者一皆輸賦民田有川無陂
水大至則渾洪暴怒無所分殺徒恃隄制防亦非左右
各棄地數里厚爲之隄固難以禦盛漲也若倣黃河隄
工以治汾半之亦已足計豁糧地凡若干頃嘆民失其
業宜規畫奠安之者凡若干戶是以一時難行不得不
爲之說謂聽水漫散之害輕而已如僅漫散害猶可測
而按之顧議中有數十年來幾經更易奔騰浩瀚頃刻
成槽之語此汾川轉徙實錄然則居民適當其衝者隨
流而下何可不預爲籌哉

狄武襄公神道碑跋

曹學閔

宋故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護國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河中尹判陳州軍州事兼管內隄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七百戶食實封貳千一百戶贈中書令兼尚書令諡武襄狄公神道碑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昭文館知審官院提舉集禧觀公事上騎都尉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奉勅撰三司度支判官朝奉郎尚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敏求奉勅書其碑額則仁宗御書賜之故碑文之上方別題御篆賜額四大字不與諸臣儕也碑文首云至和三年八月上以樞密使護國軍節度檢校太尉河中尹天水狄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三月感疾於州未幾薨聞考宋史本傳嘉祐中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薨卒仁宗以至和三年九月辛卯改元嘉祐青之罷樞密在是年八月故碑文猶稱至和也傳當云嘉祐初而云嘉祐中其卒在二年三月而云二月皆史家之失也傳稱爲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碑止書保大軍傳稱爲秦州刺史碑作秦州皆當以碑爲正儂知高他書多

作想高古字蓋通用也武襄之功宋中葉以後罕有及之者而中朝文臣出死力以沮抑之雖以歐陽公劉康甫之賢猶并爲一談意欲殺之而後快不已甚乎徒使折衝禦侮之臣不得久安於朝宋之不振有自來矣

西河考

曹學閔

西河之名始見於禹貢雍州西距黑水東據大河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河在雍州之東而云西河者據堯都冀州言之猶豫州之河曰南河也河自東受降城折而南行歷龍門以至華陰幾二千里皆在冀州之西則皆得以西河目之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者特因經

有龍門西河之文而言非謂龍門以北不得稱西河也王制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亦舉河之大勢而言所謂西河者泛指瀕河之地非專指一處春秋之世晉爲強大西有河外與秦接壤漢書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圍落之間此在今延綏榆林之境左傳將爲子除館於西河注家未詳其地蓋在晉都之西是則西河之名不專屬一地明矣自三家分晉魏氏得晉西河之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張守節正義以爲西河卽今汾州又引括地志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之北

堰城當爲隰城之訛

昔吹竽氏縣爲縣城唐上元元年改西河縣卽今汾陽縣也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

頂上平地十餘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元和郡縣志云汾州西河郡春秋時爲晉地後屬魏謂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吳起爲西河守皆謂此也又云謁泉山上有石室去地五十餘丈頂上平地可十頃相傳以爲子夏石室又云卜商祠在西河縣北四十里按謁泉竭泉隱泉一山而三名而子夏石室之在此山兩書無異詞蓋汾州西距河僅二百餘里故有西河之名曹魏黃初二年置西河郡於此亦必因古名命之且子夏教授之石室在焉則汾州

之爲古西河審矣鄭康成注檀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云龍門至華陰之地後人疑子夏不當居汾州以此然康成究未實指西河所在似猶疑而未決之詞史記索隱引劉氏說稱同州西河縣有子夏石室學堂然元和郡縣志同州不言有子夏石室恐是附會不足信史記胡衍謂楞里子曰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正義以爲西河之外謂同華諸州也傳記稱子夏教授西河矣不云教授西河之外則以爲在同州郃陽者益難據卽曰魏都安邑去汾州爲遠然汾實在魏之封內以廣輪計之不過五六百里之間文侯果能尊師重道

何思遠莫致之。元和郡縣志載魏文侯墳在孝義縣西五里。段干木墳在孝義縣東北二十五里。前哲相傳也。久則子夏之教授於此亦何疑焉。若史記匈奴傳所云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者似又在汾州西北。蓋魏時西河郡境跨大河之西與上郡壤相接。漢志秦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者卽謂河以西之地非能盡西河之域而得之也。其他史傳稱西河者不一。史記趙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蓋趙之北境亦距河故亦稱西河而非魏之西河也。史記韓信從夏陽以木罌餽渡軍襲安邑而李左車謂信涉西河虜魏王此夏陽之西河非汾州之西河也。漢武帝置西河郡治富昌縣在大河之西今爲塞外河套之地與汾之西河尤遠。汾陽舊志凡文涉西河者并摭入沿革擇焉不精徒啟後人之惑故辨之如此。

西河考 王峻功

西河之名見於禹貢而史家之記載爲特詳後人第弗深考耳。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又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蓋主冀而言河在西故謂之西河然但據河言之非以名其地也。戰國之時魏有西河之地而逼近於秦其在河以東者則趙魏二國之分境也。故史記胡

行曰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趙世家主父
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魏翟璜曰西河之守臣之
所進也由是觀之則二國固各以西河名其地矣然亦
但據河以爲名而寔非有分地也漢氏以來始建西河
郡領三十六縣其在河之東者美稷中陽平周蘭離石
隰城臨水土軍八邑而已其餘二十八縣皆在河西而
郡治建焉則此八邑之在西河如今河北三府之隸河
南耳永和五年始徙郡治於河東之離石至司馬晉建
西河國統離石隰城中陽介休四縣後代因之始異於
古矣故嘗論之禹貢之西河因地以名河卽因河以紀
地至戰國時則遂以河名其地矣漢之西河跨河而置
郡卽據河爲郡名至晉宋後則但沿其郡之名而幾失
其地之實矣今不覈其源流而直以晉宋後之西河當
漢郡遂專以今之汾郡爲西河豈不誤哉

黃榼嶺候館闢路記

知汾陽縣朱濬

汾陽古茲氏也羣山百其右汾川行其左而黃榼嶺爲
西山之隘口東魏武定中齊獻武出北道度赤嶽嶺斛
律金爲南道軍司則繇黃榼嶺出與之會前代嘗置關
嶺上憑高爲固循山峽而東則金鎖關亦曰向陽關元
天歷初令汾州之向陽關穿塹壘石是也東於峽曾不

容軌峽之南取徑亦西達黃櫨乾隆丙戌秋城臨縣余分與其役明年秋事竣凡募工匠踰三百里乃抵臨余念未傳工不計備值則工匠苦途遠因令一往一來卽鑿治道路不虛其在途之日東起黃櫨之東二十里西越嶺行永寧州境又三十里許曩者崎嶇嶮險至是始可通車無阻當嶺之隘舊有廟曰石雲菴去居民遼澗東西行仰空循磴力疲喘息不能定乃躋乎是況大吏以歲時行部歷險僻度雲霄誠不可無在疆候館茲廡南嚮四楹東西廡暨廚竈備門亦四楹兩旁爲茶亭蓋余於城臨工竣之月歸而創建焉然山高風勁阪地鼓危房舍道路均成之甚難而廢壞也易都數歲中便官之日暫便民之日久倘蒞斯邑者恒治之於未廢修之於未壞其暫者屬在典文久者尤施政大經也用議歲月以俟後之君子

永安鎮候館記

知汾陽縣朱藩

縣令畫地而理有城池民人社稷如古諸侯然上屬於府又上之則監司大吏汾陽雖倚郭縣而其北卽與太原之文水鄰大吏以時省疆土觀民風由太原而來過文水屈汾陽北境首及永安鎮疆之寓望宜於是乎在乾隆己卯知縣馮兆麟因舊義倉地爲公廨凡四楹左

右廡各三間，余以兩廡水致邑，見廡舍址隘，且鼓劔漫漶，倉卒除門，戒候，仍假民居待公用，顧未能卽展，藉之。戊子秋，仲乃購其旁地，增北房二間，小房一間，東三間，畫分兩院，前購四間，在西，照牆一，左側樹碑一，禁胥役。母藉備公館，名擾里，民稽之。周官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永安距縣治三十里，禮當設路室，而地寔入疆之首，候館修除，在疆事也。可云非官守責歟。因書以誌諸石。

故宜人董氏家傳 沈初

宜人姓董氏，貢生廷佐公諱輔之仲女，年十四歸於鳳傳。下公甫逾月，舅姑咸喜，語人輒言新婦恭儉勤慎，鳳傳公名懷，詔佃儻士也，不吝施與，好賓客，宜人又往往佐其志，遇親黨中貧乏，必勸周之，有求無不應，客至設宴，宜人必躬治具，不以委之僮婢。及鳳傳公爲雲南安寧州牧，宜人隨之任所州，故有鹽政，民充竈戶者，虧額煎踰二十萬，例官民分補，而民窮無所出，鳳傳公方以其事徘徊於念，宜人從容言曰：「所理民人，至數十戶，免於罪死，雖一家獨貧退而家居，榮也。遂傾家貲代補之，宜人自爲女子時，不好華靡，嚴重有容度，或終日靜默。」

性純篤不樂以才見而通書史且善算子曰珩曰子聲
曰子珮珩庚寅舉人子聲博士弟子員幼時讀經書皆
宜人所親授其隨之安寧也於出入會計悉理之以故
鳳傳公得一心於民事前時宜人既歸之明年舅歿姑
得癆症宜人視飲食藥物晝夜侍疾卧則連衣就側伺
動息姑見其勞再四慰遣之退就戶牖外不敢令姑見
實未嘗離而卽安故里黨中共稱宜人之孝蓋出其天
性然也珩爲余妹婿是以余得借焉而書之

重脩學宮并補纂志書疏知汾陽縣李文起

蓋聞化民成俗首重泮林育德儲才斷推費序自漢祖
大牢躬祀代著馨香暨文宣封號加隆世崇丹雘故宮
墻數仞允宜宏壯其規模庶宗廟百官足以包羅夫美

富汾陽

文廟學校名區初統於州猶居關外後分爲縣始建城中

甲第蟬聯固已發祥不少人材蔚起咸知肇瑞良多在
當年烏革翬飛觀瞻是肅何今日風搖雨蝕剝落堪虞
蓋成毀之形雖存物理而更張之事實在人爲本縣嶺
嶠書生天涯薄宦出而從政不辭案牘之勞形志在修
文竊慕弦歌之雅化夫纂修記注王國固備專官合姓
聯宗世家亦傳私譜况乎堂堂劇邑本文章薈萃之鄉

赫赫名躋又賢達居遊之地江山秀毓資文藻以尤彰
人物英多藉品題而愈著惟茲邑誌暨乎

學

宮兩役不容後先一時自當咸舉然而集腋成裘必千
狐之並購范金作鼎亦九土之是求用告闔屬士民故
家耆宿現在定中揆吉召彼司空且並搜逸拾遺授諸
宗匠夫園因祇號尚鋪長者之金橋以犀名猶解大夫
之帶豈人文根本之地反云舊貫是仍而風俗沿革之
書漫曰前規可守相期踴躍幸勿因循苟能錢布如流
自爾功成指日將見美輪美奐

聖靈安而文運愈興或續或刪載籍成而風聲克樹爰申頌

惻曷任企予

汾陽縣脩學碑

知汾陽縣李文起

皇帝御極三十又五年予來令于汾肅謁文廟睹其垣殿亭
廡迤及齋廊牲殺之所歆蝕糜黜蓬蒿載塗怒焉傷之
予維

國

家涵照甄陶百有餘載文教熙浹海隅外內都都邑邑

咸崇學校宏獎士氣凡厥弟子其隸於博士者罔不蒸
被以光道化矧汾陽爲冀州名都陶唐氏之遺烈存焉
星野屬參觜躔之分在昔高辛氏之子實沈遷于大夏
主參唐人是因於是乎參爲晉星而實沈爲參神金天

氏有稱子昧爲元冥師生靈驗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於是乎封諸汾川而臺駘爲汾神蓋徵諸左氏其爲神明之所啓闢甚遠元冥者水神也水於德爲智參贊鱗鱗爲西南經宿在辰爲申在斗建爲巳天官家言巳申合亦爲水天地巖凝之氣始於坤維天地潔齊之氣盛於巽戶其應篤實而文明匪他方域所克儷則其得諸天地者甚厚予嘗大其戶料其民觀其風俗憂深思遠民性蠢悶視東南醜猾之氣勝焉第荒于教也久縱沐浴

聖明之化猶多喬僊自安卽籍諸校者檢句讀核詞章以希弋獲而於經濟之學罔克奮勵庸底於有成烏虜誰非吏茲土者之責與且夫汾故魏疆魏文侯之賢也師卜子夏受經藝軾段干木之廬嘆田子方之論其風流漸暨於西河迄今猶一二道之雖秦漢而下宋齊梁陳之世正學凌夷乃文中子河汾教授躡踵聖賢風聲鼓舞克偕卜氏之澤嚮應則汾中士氣從古以實學鳴學校之在汾其所關豈不甚大廟祀先師不知昉何世殿庭有元時碑文字剝蝕如蟲齧而年號猶可捫識學之重建也蓋在元順帝至元間攷郡志金時有李山修學記顧不具創廟本末佚矣肇造曷由券焉然而汾陽自古

陝區秦隸太原郡漢因之治魏氏晉隸西河國北魏因之治關城後漢及隋唐時併時省金時爲汾陽軍宋元均隸汾州治西河夙有聞人磊磊軒揭唯五代干戈之秋朝梁暮晉被蹂躪者五十年幸藉歷朝亭毒越七百祀以迨于今誠教之以實學俾知感發必有興者矧自漢高祖特祀曲阜天下郡國胥得舍菜於學官爲博士弟子肄業之地所從來久遠奚問廟祀權輿何代第今廟固州學非縣學也自明神宗朝升汾爲郡未嘗改建縣倚郭而學隨之

朝之初翰林朱公之後徙郡學於慶成府前令崔君秉政肇以州學爲縣學大加修治咸興維新而縣之學乃自東關立信廡收列於城之巽隅事在康熙十有五年踰今又幾百載中間屢經完繕而采椽墜屋以腐以瀉竟致若此則商所以除治者甚函爰與士紳集議靡或頓沮諏日經營閱時無幾由戶而堂而室炳焉用章歛者繩之蝕者綴之糜者璞之黠者絢之罔不整飭

先師之靈俾獲憑依而學校中士庶可斷斷魚雅雉誦於其側以無愧經生之實學卽未敢奢望斬有如卜子之文學俎豆廟庭然易詩禮春秋傳注墜緒未亡河汾之墟元經中說遺編猶可習也不然郭林宗之有道賈子

厚之洗心一代清流羣倫模楷不然王延元之行義朱延清之詩筆輝映前後卓絕時人又不然王侍中張青業孔布政及進士第致通顯亦學校士所健羨况文忠烈爲社稷臣狄武襄寄封疆任克與韓魏公富鄭公范文正公諸賢功名赫奕震懾夷夏胥鄉先生也歲時暨饗博士弟子犇奏墀下其亦有撫遺迹而穆然思者乎則茲學之修其繫於汾士也抑不可謂不甚要勳者屢修是學未有誦言其鄉之垂諸史者爲汾人道則士雖籍於學校疇有豔焉今吏茲土思次第與民更始獨惟學校關人才之休替人才關氣運之盛衰吏治蓋莫先之矧今

慶典洋濫豈第作人誦械樸之六章同符昔軌禮部試報罷

首治辟離上舍居肄業士予小臣罔由報稱亦克籍邦人助翼新此類宮庶塞謗戾於其工之藏也纂述掌故爲士儀刑而學之係於士者要修之係於學者亟詳著厥實凡天地之所以毓神明之所以治前言往行之所以傳悉臚而注諸學校之成俾籍學校者睹焉其胥用勸一切鱗雜別系於陰乃作辭鏡於麗牲之碑

汾水之陽律中中呂星分白虎民事葆旅唐風伊淳魏風伊儉唐魏餘黎士也有檢勸之以學導之以文西有

卜山峙于汾之濱自古在昔羣公先正此邦有穀奈何
弗敬文學攸歸莫如敦行景彼典刑曰維

先聖廟祀之隆罔不祇肅維草其宅在汾一曲雍其榛蕪
宮其垣牆飾其椽題煥其堂皇維昔之日我其痲矣維
今之日乃無悔矣自今伊始士口濟濟以簡而文亦溫
而理曰有賢才曰有經緯曰有文章曰有鼎鼐

碑陰記

是役也令辟之屬

萬瓦蓋之屬

萬

構榑節稅之屬

千塼埴之王

百斤

斧之工

百刮磨之工

十績畫之工

十費鏹之以銖計者

千有百泉

之以緡計者

百有十米粟之以斗計者

百經始於

月日落成於

月日計時閱甲子鳩其貲者

為首庸集其事者

為著

勤維時教諭趙君日鄒訓導王君廷淑典史虞君日山

於法皆得備書知縣事李文起記

道光三十年重修

補遺

增修崇勝寺記

明鄉進士
王近臣

寺在州之大相里爲東北一大叢林始建於齊天保三年至我朝宏治元年羅城大相二里重修碑版所記詳余不復贅壽官樊公友大相之巨族也商遼左聞子被虜誓天無恙願以囊金供佛已而獲全遂捐千金付紀首李承陽樊瓏等仍令募化工力勸建七佛殿七間東廊塑靈山一會西廊塑西方聖境各十間友尋故其子寬敬佳克成前志以萬曆十二年動工至二十年落成棟宇崔巍金碧輝煌視前大備矣敬好佛赴南京請經亦故寬欲顯父弟善緣迺石請記余株守儒術素不諳佛法但目擊道存則亦不敢無說儒曰盡心知性十費錙之以銖計者 千有 百泉之以緡計者 百有 十米粟之以斗計者 百經始於 月 日落成於 月 日計時閱 甲子鳩其費者 爲首庸集其事者 爲著勤維時教諭趙君 日 鄒訓導王君廷淑典史虞君 口山於法皆得備書知縣事李文起記

佛曰明心見性此無以甚異然儒則由學問思辨以上
達乎天德佛則欲屏思息慮直窺實際此猶登山而期
飛其巔噫亦難矣儒之道特在人倫父子之間佛之道
欲外人倫遺父子遂以世故爲龐贅山河大地爲幻妄
不知形器外更有何道而道果窅窅冥冥已乎雖然其
可以善吾俗者三曰慈悲曰忍辱曰施捨慈悲可以祛
虐忍辱可以祛忿施捨可以祛吝樊氏子修此三者乎
庶幾哉不叛佛道矣不然飾崇佛之名而實則背馳於
佛何十王殿種種惡道迺不善人之影樣也庸無惕乎
哉因記及之爲勸俗一助明萬曆二十年八月

重修儒學碑

國朝提督學政
盧元培

自牟訓二尼之徒盛而儒教寢衰蓋彼爲新奇詭誕之說足以惑世動衆使聖人大中至正之道終身由之而莫之知此佞佛好黃老者之所以簧天下也苟非有以正之則其趨愈下將何以爲江漢秋陽砥予承

天子命督學三晉下車之日卽行所屬毀淫祠修

文廟黜異端崇正學及厯各郡必謁

先師登明倫堂集諸生講解大義以故晉之爲府者五爲州者三皆身厯其地見學宮之新舊大小雖未及壯麗而亦不傷於傾圮惟汾州一學始以州而改府遂以

州學爲府學更設縣學於東關之立信廂形家者多以其地卑下爲憾兵火之後府學告頽以故明藩府代而擴之輝煌璀璨實甲天下縣學則仍其舊風雨不除烏鼠未去誰其過而問焉夫一城之內而華者若彼陋者若此匪獨家於汾者之羞亦宦於汾者之責也汾陽令崔君上之郡守曹公遞襄其事卽府學之故址建爲縣學捐清俸以爲之倡遂使富不惜貲貧不吝力三閱月而遂告落成其殿宇之崇闕廊廡之藻績亭閣之絢爛棟楹之崢嶸已別有記以紀之獨是守與令之爲政而知大體則有不可沒者夫稱循良之吏莫盛於漢然龔

黃卓魯當彼彼氏未熾之時不過以發奸摘伏著能而未聞有尊師重道之舉則後來者不更有上焉者乎適予錄汾郡諸士科汾之父老子弟接踵於道僉曰守與令皆爲

聖天子襄右文之化也夫予董學政而守與令實有裨於學政以佐予之不逮卜子文中之教澤不再見於河汾哉因書於石以爲凡爲政而務得其大體者勸康熙戊午端月

四書主意會宗序

朱之俊

四子書與五經相表裏漢箋宋注學人童而習之白首尚不能了其意義其弊由於循行數墨摘葉尋枝認他人珍爲自己寶正先儒所謂饒君徧識多聞胸中只成一部爾雅者也於是高才生咎箋疏之誤人翻學究之窠臼取天竺古先生之言牽合附會於其間其言曰這箇消息自孔顏去後寂爾不傳全賴初祖西來透出千年絕學真種子遂將十二部三大藏千七百則中機語權語封紙敲作撻地呼天種種幻怪語發明四子書俾末學膚受輩展卷一望盡墮雲霧天資稍穎異者從此或得箇入處然盡捨本教從事禪門勢不至盡驅儒人釋不止嗟乎此真尼山之罪人也余無力反撥問業者

拈此種相質余一概芟夷因集諸家名論彙成一書名曰會宗宗者何也心是也會宗者何千聖之心至今在從我一心參千聖之心即取千聖之心合我之心兩相印契即是了悟何必執口頭義作弄影小兒乎試觀一燈能化作百千燈而百千燈不以出自一燈而光少異一燈亦不因化作百千燈而自減其光所以然者燈燈之性各有光也箇箇人心有仲尼人若到豁然大悟與往聖先賢了無分別不過一一作我證明耳此固人人可能非甚奇特事也昔有人問一先輩曰某於學有未會處乞先生教我曰我亦不會人曰先生教人如何不會曰我不會汝不會處快哉斯語所謂直從膏肓穴上下鍼砭者也余纂是論支離盡掃葛藤盡斷惺惺直接姚江之鏡常磨的的親傳象山之擔頓減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在神而明之者順治戊戌中秋月

張元九先生詩集序

呂文櫻

詩者人心力所造而微妙自然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匪直鉗錘能運神巧蓋有德者自必有言詩之所以貴也先生諱元慶家世西河其先甲第蟬聯素稱望族適遭閹難扮上多士敦詩說禮者幾至乏人而先生卒能維持名教以詩禮自守我朝定鼎即以其學

汾陽縣志卷十三
公之於世乙酉舉鳳薦丙戌成進士其文詞典雅固爲
貼括家所罕觀迨後之任德平不踰年以直道被黜因
以長歌短句寫胸中之牢騷此榮壽堂集之所由來也
予生也晚不克親炙儀範辛亥春先生曾孫石取是集
將付諸梓勉予爲序先生之詩凡諸後學自能翕然景
仰予亦何敢復贊一詞獨難其於兵火殘敝之餘猶能
以文章道德卓越來茲也時順治辛亥上巳日

正誤

宋狄武襄碑銘 按神道碑在公墓域巋然無恙乃僅
錄其銘非是

元虞集呂簡肅神道碑 當依石本將刪創者鈔補

明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此碑乃陽城張慎
言作記崇貞辛未分巡冀南道王肇生平陵川回賊事
載陵川縣志 按明制山西分守冀南道駐汾州分巡
冀南道駐潞安郡志分守冀南道萬曆三十八年以後
題名均佚僅據此碑列肇生於名宦平寇乃平陵川回
賊與汾州無涉郡志以冀南道名銜摭拾而未詳守巡
遂致誤收 明史職官志守巡列銜不同守道隸布政
司兼參政參議銜巡道隸按察司兼副使僉事銜山西
通志職官門肇生官副使名宦門肇生以舉人累官分

巡冀南道平陵川賊馬小懷之亂王申流寇將自河南入請兵撫軍扼之歷敘官績無一字及汾州

無名氏五烈傳 按此乃 國朝朱之俊作之後以瑄案得罪清議乾隆中修郡志擯而不錄似矣邑志既列之文苑門乃於此及所錄雜體詩九首復削其名非是覆勘既竟復訂正元劉王廟碑一條續識於左

元王元吉西河尉陵里劉王廟碑 碑末列汾州官屬

有忠義校尉西河達魯花赤怯烈承事郎西河縣尹

高楫將仕郎西河縣主簿程德明西河縣尉馬天錫

至奉訓大夫汾州達魯花赤武德將軍汾州知州忠

顯校尉同知汾州事從仕郎汾州判官四員列銜而

無姓氏按元史百官志三萬戶之上爲中州州設達

魯花赤知州同知判官六千戶之上爲上縣三千戶

之上爲中縣上縣達魯花赤尹丞簿尉各一員典史

二員中縣不置丞餘悉如上縣之制元時汾州爲中

州西河縣爲中縣碑所載官屬略與史合汾州達魯

花赤以下四人遺漏姓名當據石本補錄西河縣尉

馬天錫見職官門此漏尉字

續編

立義塾施義塾田記 呂文樞

禮義生於學校而風化肇於鄉閭自昔然也 先君大

人家居勤施樂善嘗經始里塾爲作青鄉隣子弟計旋

以疾棄世舊舍亦別作公所志未舒而事遂寢小子 文

楹每體此意不敢忘越數年於村之東門外得間舍三

楹及洞屋三間度可以爲學舍爰承先志延師設教俾

里中有志者咸講習於中又慮不足計久遠旋值上清

宮興工欲售此基外地十八畝余卽解囊百金贖購得

焉此地舊爲園田有二井可以灌畦蔬歲所產可爲塾

師供餽粥永捐此田爲義塾之需或有不敷余將別籌

爲補助原植五柳三桃漸培而增之葱蔚成蹊亦將有

菁莪樸棫之觀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余將彙鄉之單

寒子弟而萃之學宮庶幾農隴穉子亦識詩書蓬華童

蒙克偕禮義月臨午夜呶唔與機杼同鳴雞唱晨光吟

誦共轆轤互應豈非文運之所由以興乎抑余思此地

舊名書案周方隆起若案形然其位居東南隅得巽宮

巽爲風主文明之象是造物設是以鍾風氣之先久矣

柳州所謂田夫俗子日習而陋之者前人不及察而得

之於今而得之於今之我我得而闢蠶叢破天荒以倡

始於今或地氣所鍾向之鬱結而未舒者自今油油勃

勃日吐納而歸諸人而人材之鼓舞於斯者亦彬彬郁

郁霞蔚雲蒸而不可遏可不謂人以地傑地以人靈也
與夫風化之成必由來者漸也特天下事莫爲之創
爲觀始莫爲之繼孰與觀成是舉也創自先大人余
小子乃得繼之而洎自今相沿以終濟其美則不無望
於我族姓及我董事勸義鄉人也

設義倉施義倉田記

呂文樞

義學之事既舉余又爲無恆產者計焉夫枵腹而談詩
書號寒而偕誦讀慮非人情不可近是以古人勤教化
必籌衣食誠相需以爲功也特是事行於上則道可以
廣濟而行於下雖山區僻壤亦足資爲生養之助何者

族黨有周恤之情而同井有共助之義道固然也顧乃
目擊鄉鄰之貧寒孤寡嗷嗷待哺而或忍焉而弗顧或
自謂無餘可以及人者比比而然亦思濟人而必待有
餘此西江之水所以無補於涸轍也非好吝者之所爲
借口也乎余思涓滴之澤雖不足以解涸煩而未必無
益於小補昭烈謂勿以善小而不爲者此也余嘗踵
先大人憐貧周急之事而行之於鄉輒轉助贖歷有年
所矣究慮其久而不繼也爰施義田十六畝又捐穀四
十石做朱子社倉遺意設義倉以貯之擇里中公直及
子姪方正輩董其事其困乏無依者給之而不責其償

或力勤本業，倘缺於日用及婚喪大事，借資焉而亦不取其息，量豐歉，謹出入，權可石酌，多寡悉令司事者主之，聊以舒吾濟人之心云爾。嗣後或自樂輸，或公設法積貯，一人倡而百人和，將積小以成巨，安見彈丸一隅，不久沿親睦之風，與夫禮義生於富足，其因義倉而人不憂困乏，困乏無憂而人得相習於教化，則義倉之設實與義學之立相表裏，終相與以有成也。是更余之深心厚望也。乃並一時董事呂審寬、鄭仁、呂審煇、鄭可成並紀之，以爲共勸云。

施義塚記 呂文樞

之矧今

慶典洋溢，豈弟作人，誦棫樸之六章，同符昔軌。禮部試報罷首治辟離上舍，居肄業士予小臣罔由報稱，亦克籍邦人助翼新此類宮庶塞謗，昇於其工之藏也。纂述掌故爲士儀刑而學之，係於士者要修之，係於學者亟詳著厥實。凡天地之所以毓神明之，所以治前言往行之，所以傳悉臚而注諸學校之，成俾籍學校者睹焉。其胥用勸一切鱗雜，別系於陰，乃作辭鏡於麗牲之碑。

汾水之陽，律中中呂，星分白虎。民事葆旅，唐風伊淳。魏風伊儉，唐魏餘黎。士也有檢，勸之以學，導之以文。西有

卜山峙于汾之濱自古在晉羣公先正此邦有穀奈何
弗敬文學使歸莫如敦行景夜典刑曰維

先聖廟祀之隆罔不祇肅維草其宅在汾一曲雍其榛蕪

宮其垣牆飾其椽題煥其堂皇維昔之日我其海矣維
今之日乃無悔矣自今伊始士口濟濟以簡而文亦溫
而理曰有賢才曰有經緯曰有文章曰有鼎鼐

碑陰記

是役也令辟之屬

萬瓦蓋之屬

萬

樽楮節稅之屬

千塼埴之王

百斤

斧之工

百刮磨之工

十鑽畫之工

輒不能容長學爲和平胸中涇渭必別絕口不臧否人
物東萊之變化氣質東皋有焉稠人廣坐衆或戲狎而
東皋危坐自若非禮之地不隨衆而往安分守道不戚
戚於貧賤不役役於富貴守令涖汾者慕其賢時欲與
遊東皋守澹臺之節郡守白公設坐三邀之而辭益力
劉公就與論詩東皋賦詩一章一揖而別其他郡守張
公別駕黃公邑令張公屢託人轉致而東皋弗屈也學
使厲公以行優選貢太學東皋肄業雍中六館之士仰
其學欽其行洽然尊之然終以守正爲時所忌而歸汾
人士競願遊其門就學者衆余亦遣子姪往從蓋東皋

之講學體認切實指示精密其教人不以文藝爲優而以品行爲尚也東皋詩文澹夥然不以此自重與余交競兢以道義相勸曲沃崔靜君先生東皋心慕其品行每囑余若來汾必就見焉余欲以東皋所著作轉致而東皋卒不以寄余窺其意猶嫌自售也今歲壬戌東皋年五十有六寢疾猶汲汲以正心術立人品勉勵門人及卒哭祭者遍汾邑共助棺衾葬之日弔者盈路余哭思不置因取所著作和淚讀之見其文而知其學學之醕而文乃有用是誠爲吾汾文學之士也哉

石雁辨

呂文樞

汾郡卜山之陽峰巒掩映有石雁形汾人因有石雁照汾州清官不到頭之謠亦不知其何自昉也其間清濁守令升沈不知凡幾也自有明汾州劉一侗鑄雙鳳鎮之尋擢觀察於是蒞茲土者益信是謠矣康熙間風壞鐵鳳一平令急爲補鑄終掛彈章以余目擊汾州令連黜數人皆以苞苴廢余戲減一字云石雁照汾清官不到讒者以告馮令馮令尙屬清流公會之暇向余曰前令連黜誠如先生所減謠言者余曰是亦在人耳如公下車又可減一字矣曰石雁照清官到馮公笑而領之旋陞府司馬夫一謠也可任意加減而升沈不一石雁

何關乎人而鐵鳳何爲哉閩縣志宋趙瞻官樞密明葛
守禮官大司馬皆蒞汾清正者其他名宦接踵不以石
雁累也抑余更有言王衍拂塵清談潔如雞中鶴及勸
進石勒排牆之際污穢乞憐狄梁公混跡周延卒以存
唐爲中流砥柱是清官且有辨矣至到頭一語以官言
也文文山留夢炎皆有宋狀元宰輔一全節一屈身將
以屈身者爲到頭耶明首輔魏廣微諂事閹宦趙南星
曰見泉無子其孫見大學士魏廣微扁額夜竊毀之夫
官至宰輔可謂到頭矣乃至人以父爲絕嗣孫以祖爲
辱已視汾令之罵賊而死者何如也吉凶顯晦有命豈
係乎雁鳳哉人未知此是學之不講也童年翬之止爲
綴句集字之文以釣榮弋祿謀利計功之念固結於中
而不可解教以循謹卽有訾議者昧乎進禮退義之節
其得人爵也並未知天爵濁者希位要寵清者急功近
名好高者言理則類佛老論事則入管商此學術之壞
而惟知爵位之到頭也夫性分之良貴有常存於吾身
者則亦盡其在我而已又何到頭不到頭之足慮哉後
之蒞汾者可以深長思矣

唐郭君碑跋

王昶

按此碑前段不知缺幾行後則銘詞全缺存者二十一

行惟前一行後二行存字無幾餘則每行祇缺數字尙
可讀也文中姓名里貫全泐賴額題郭君二字知其姓
首行泐文中有州刺史字司徒公字必是先世之厯官
又有分銅虎字高宗之世不避虎也又有志隆字玩上
文義當是其祖名其父嵩祖與父皆無官位此下敘君
之事蹟云大唐建義旗薦名相府揮霜劍而斬老生奮
長戟而摧霍邑授上儀同三司時絳州逆命獲勳居最
授朝請大夫武周作梗建德亂階危口孤立是曰涪州
總管眞鄉公李仲文任之心膂展効立功授上輕車都
尉貞觀三年頡利擾亂邊陲太宗文皇帝命英公薄伐
公獲勳第一授上大將軍賞物四百段召公爲金門關
口將七年又辟公滕王口府司馬固辭不受太宗文皇
帝崩遺詔起義元從班例加勳詔授上柱國皇帝駕幸
并州公策駟遠口蒙恩下遭疾薨於私第以乾封二年
歲次丁卯十一月丁巳廿八日甲申遷窆於大夏鄉隱
泉之原夫人王氏令望江東派流并部子宏道並在親
衛亞劉宗之兩驥埒韋氏之雙珠云云此君之大略也
唐書宰相世系表郭氏後漢末大司農郭全代居陽曲
裔孫徙潁州又華陰郭氏出自太原子孫徙馮翊又郭
有道裔孫居魏州昌樂又中山郭氏世居彭城凡此數

派皆無君祖父名不知君何派也君里居不可知据碑云辟滕王府司馬公志性林泉固辭不受是不就辟而索居也皇帝駕幸并州策駟迎口是從家居迎蹕於并州也則君之所居在河東矣据立碑之所在今汾州府汾陽縣北七十里郭社邨邨曰郭社或即以君姓得名或君有後裔世居於此邨矣今之汾陽縣在唐爲隰城縣今之汾州府在隋爲西河郡唐武德元年改曰涪州卽碑所云危口孤立是曰涪州武德三年復曰汾州屬河東郡山西通志汾陽縣北四十里有謁泉山山上有隱泉水經注文水又南逕縣右會隱泉口水出謁泉山之上頂俗云陽雨愆時是謁是禱故山得其名頂上平地十許頃沙門釋僧光表建二刹泉發於兩寺之間東流瀝石沿注山下又東津渠隱沒而不恆流故有隱泉之名据碑云窆於隱泉之原則墓在今之汾陽其居亦當在汾陽矣碑云斬老生摧霍邑是一事在大業十三年七月高祖初建義旗時絳州逆命乃八月事武周作梗指武德二年劉武周據并州事建德亂階指武德四年竇建德援王世充事新唐書太宗紀武德三年四月擊敗宋金剛於柏壁金剛走介州太宗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宿於雀鼠谷之西原軍士皆饑太宗不食者二

日行至涪州乃得食碑所云危口孤立是曰涪州即指此碑云貞觀三年頡利擾亂邊陲太宗命英公薄伐頡利即突厥頡利可汗英公即英國公李世勣太宗紀三年十一月庚申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漠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任城郡王道宗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幽州都督衛孝節爲恆安道行軍總管營州都督薛萬淑爲暢武道行軍總管以伐突厥即此事也碑云七年辟公滕王府司馬新書高祖諸子列傳鄭惠王元懿始王滕貞觀中徙王鄭此與滕王元嬰別元嬰乃貞觀十三年所封不在七年也太宗遺詔乃二十二年事皇帝幸并州乃永徽五年正月事高宗紀二月赦并州及所過州縣義旗初嘗任五品以上葬并州者祭之加佐命功臣食別封者子孫二階大將軍府僚佐存者一階高宗之加恩於義旗功臣爲已厚也此時策駟遠迎宜在進階之列而碑泐矣十一月丁巳朔碑不書朔字省文也夫人王氏碑云派流并部是太原王氏矣又云痛長城之永別淚染湘川悲隴水之分流更成嗚咽詳玩文義是夫人尙在也而得列於文內是此碑刼見子宏道並在親衛上闕五字下有兩驥雙珠之語是一子也碑之可攷者如此惜無史傳可互證也

碑書搯腕同扼腕卽史記封禪書海上燕齊之間莫不
搯腕是也咀嚙六經嚙字右旁从舜字書無嚙字此疑
是嚙字之訛嚙篆作噉右文與舜相似元應在篆法辨
訣所謂華葉乘頭並異舜爵爰爰首俱奇者是也起
義元從斑當作班字班可通作斑此則以斑爲班也

資敬堂詩合鈔序

彭湘懷

汾陽田文湖先生以西曹出典劇郡參楚藩主饜政風
雅之聲久與慈惠之聲竝著而予以部下士得蒙獎借
命授經於其嗣君道耕公餘多暇互相唱酬時宋曉峯
督學李漪亭觀察見而悅之愆愆開雕先生感然曰吾
斯固未能信卽自信而家孟以戶部郎旋里後屏棄時
趨力追古始今其遺編尙未刻而以弟先兄可乎謝弗
敢歲庚午先生捐館官私叢集紛若蝟毛道耕以其間
泣請曰府君詩一散於京邸再散於滇南茲所存皆萃
手鈔其所以有待者緣未得先伯父詩耳今已自汾馳
寄卷帙相當擬爲合集師若點次行之則莘兄弟感且
不朽予時以先生故方抱人琴之痛聞之欣然急挑鐙
取讀之扶輪集重規疊矩富豔難踪謚彙集古格新裁
町畦自遠遂第其先後付梓人旣竣事例有弁言夫予
言會何足爲兩先生重哉特以兩先生友于誼篤平居

分以形不分以氣卽一鑄梨也第尙不敢先其兄此其志行實關乎生人倫紀之大予故表而出之以告天下後世之爲人弟者而道耕能於哀毀之餘亟成先志是豈徒以風雅世其家者與

梅軒詩鈔序

沈德潛

唐初杜審言自高其才欲令屈宋作衙官雖屬詩人狂言然其志既高其詩自可傳也魏子梅軒負清俊才艱於遇合廁身在衙官之列而追逐前人乃在屈宋生平好遊歷由晉入秦由秦入蜀由蜀入燕經齊魯而南觀瀛海抵吳淞所過名山大川各有題詠與地之名流互結縞帶交倡和爲樂其詩不矜詭奇不尙餽釘而激昂慷慨溫厚纏綿兼而有之上可以希風審言遠得乎屈宋之流風餘韻也或者謂詩人必身爲達官珥筆殿廷作爲雅頌以道揚功德如張燕公蘇許公權文公斯可以傳世行遠否則歌吟嘯呼啗鳴窳窳祇若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已信斯言也毋乃陋甚唐之崔斯立縣佐也而以哦松傳孟東野溧陽尉也與韓文公並傳明代蔡九達羽孔目也文衡山徵明待詔也葛震甫一龍經歷也今其詩具在操選政者孰能遺棄使其不傳然則人特患詩之不工不患詩之不傳也又

王寵雅宜以貢士終其兄守爲都御史弟之名轉高於
兄今梅軒令弟衡如已成進士梅軒益加奮勉焉自不
使雅宜獨擅其名已乾隆丁亥仲秋

客蘭齋詩草序

賈健

詩以道性情憂樂具焉余獨謂樂多於憂樂固以詩鳴
其快憂亦以詩解其鬱化困而爲亨者莫詩若也余幸
生太平之世讀書譚道一樂也少忝甲科出仕名邦二
樂也四十歸田傳經課子三樂也山水適性花鳥怡情
四樂也子孫繞膝門人著錄者數百人五樂也年將望
八身無疾病六樂也終身題詠陶寫性真七樂也凡此
七樂悉歸於詩詩之境樂境也安往而不樂乎或曰子
少不更事兩載罷官幾罹不測中年遂初家無儋石老
客綿上授徒自給雖喜吟哦亦強自排解耳安見爲真
樂耶余曰不然余性如野馬每苦羈勒早夜思罷卒掛
彈章如釋重負有何不樂偶爾獲譴自反無愧壯歲拂
衣優游自適有何不樂以硯爲田以筆爲耒故紙堆中
生活乃貧士之常有何不樂始而琴堂終而絳帳興之
所寄大抵堯夫之安樂吟也故曰化困爲亨者莫詩若
也生平之詩不計工拙亦空諸依傍有興即吟吟成輒
書共得二千餘首友人楊學博珏評選千首編爲定本

汾陽縣志卷十三
亦足歌詠昇平以樂餘年矣時乾隆壬辰九月

開修黃蘆嶺車路紀德政碑記

曹學閔

地方大吏有所興作人勉而從之不如人樂而趨之也
人樂而趨之不如人欲爲之不得幸地方大吏爲之而
乃得慰所願也假公濟私勉而從矣依附名義作新觀
聽樂而趨矣至若念切民依不憚險阻慎謀以成澤被
亦禱斯真欲爲不得而深慰所願者矣長民者慎所興
作指意所在人所望爲祈禱者也豈不洵與吾汾披山
帶河肘掖秦晉所隸一州七縣生齒殷繁土狹不足食
土之人而永甯州界連西陲北達邊外歸綏諸路商賈
遠貿粟麥泛皮船隨黃流南下聚于州西磧口一府之
民仰利賴焉而東至太原南抵平陽州縣凡二十餘亦
視汾爲橐鑰蓋所繫非特一方生計矣然由州抵府有
黃蘆嶺橫亙其間挽運維艱傀儡甌囊用贏背特馱槎
枅從羊腸小道中盤旋而出譬若壺腹便便而壅口瀉
涓滴水則渴者無津潤也錢塘雷使君來守是邦詢其
端末慨然思有以作之相度經營意構心畫遲之又久
乃見設施然未嘗自用也檄冀村柳林二巡檢官測量
功所興止及故轍可復新路當闢至于役夫多寡廩給
盈縮要領得矣猶不自爲功也乃檄知永甯州方公知

汾陽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
于仲夏黎民歡趨不日成功而州治至磧口百有餘里
崎嶇猶有所阻有州生員陳秉謙感使君意矜奮自任
專力開通自夏初以至冬杪竟成其志由是汾陽永甯
二百里間輓粟飛芻輪蹄轉運亞於舟楫而平陽太原
諸府向之困于居奇阻于貿化而無如何者至是皆頌
使君之德謂若啟大樽而酌人于江湖也吾郡人士宦
京師者以謂汾之人朝夕圖維而不能得者使君謀之
不啻身家焉屬余撰文以誌余惟使君之治吾汾也若
繕學宮疏水利戢奸慝安善良閭里不擾而下情得以
上達斯吾汾之福也韓文公曰閭閻小民能自達於州
縣長吏者鮮矣况能自達於太守乎使君爲是鉅功而
財費所資無錙銖累及閭里則其所以慎興作而爲一
方之祈禱者政由是通人由是和於斯可槩見矣後之
人繼使君而爲政者因其成法以爲張弛不爲暴流枯
橫之所閒塞則亦禳蒙其澤甘棠之蔭曾何以喻之使
君姓雷氏名汪度字蓮客祖籍四川浙江錢塘縣人庚
辰孝廉例得備書以誌輿頌云

西軒義學碑記

曹學閔

西軒義學者邑人魏西銘闢荒興廢百度經營歷久而

後成者也先是府學西街有增福祠祠右有廢址半畝許地僻而蕪居民燒石炭棄灰成阜塙土赭礫高出民居纍然不可治君熟視之慨然曰是不可以廢址棄之也於是糾眾釀金猶不敷用兼權子母需以歲月既稍贍乃募人剷去頑土車運特馱與呼填道滓穢盡去突者爲窪去故納新例爲平地燒塙斬株結構詹詹榜題燦然曰西軒義學云是役也募金於乾隆六年辛酉集工於二十七年壬午正北講堂四楹左右學舍八楹西北隅爲竈前出爲門東西廣四十五尺南北長一百三十七尺繚以周垣截然正方不坳不突計用七百金有奇而魏君獨任居六之一師儒薪水之資蓋尙有待焉是可謂有志竟成也已夫學所以變化氣質成就人才卓然使有所用也學者知廢址之拉攢瓦礫哀然成阜不崇朝而可以華構也其於致思不遠矣辛卯冬魏君寄書京師索余爲記余嘉魏君之意惜其成之難繼以老且病焉後有志魏君之志者當思所以經理其緒餘庶使學者之有所興起也乾隆三十六年十月

汾陽曹氏族譜序

翁方綱

家之有譜一家之史也所以傳信所以教孝所以睦族也睦族故系次必詳焉教孝故敘述如生焉傳信故詳

其所知而略其所不知舍此義而泛言譜者皆侈辭矣汾陽曹宗丞慕堂先生律身以道治家以禮訓子孫以義方因以家譜之修勸其嗣君受之兄弟於是就祖墓之可考者自九世以來本支世系釐然備具今迨其諸郎且十世十一世矣附以碑志家傳於後其未居汾陽以前則姑闕焉蓋詳其所不得不詳以示子孫而闕其所不可知以示敬慎吾見曹氏後人展此編而肫然興起者踵相接也益以見宗丞公之詒澤深長而受之兄弟所以承先而翼後者不啻與合族精神日相對几席間也故書之以爲序嘉慶丁巳三月

慕堂先生傳

翁方綱

先生姓曹氏諱學閔字孝如號慕堂山西汾陽人乾隆辛酉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監察御史給事中通政參議太僕少卿內閣侍讀學士宗人府丞

予告致仕卒年六十有九先生官於

朝三十年居諫垣八年兩充史館纂修三巡城再充同考官皆以樸誠勤慎受知

主上官御史時疏請立辟雍部議未准行及官侍讀學士有

詔於國學增建辟雍舉行

臨雍禮以前疏

特擢宗人府丞稽古之榮也先生爲人敦本行篤於友愛在京師捐俸葺山右三忠祠三晉會館義園并宣武門外楊忠愍公故宅又於永定門外舉掩骼之會偕同志春秋集訂規條以垂久遠其好義多此類也先生爲學以養性爲功精導養之術早歲歷游東南山水居京師每以暇日尋勝西山戒壇香界諸寺晚益專功靜坐傲道院以課孫有詩集若干卷體格在香山放翁間嘗手自校訂河汾諸老集刻之自古詩人在中條王官谷者若李義山司空表聖元裕之及近日吳蓮洋皆以才力跨越前後而先生獨以性情沖淡與道大適脫然於名譽之外此則三十年同館相知中先生獨許方綱爲能窺見一二者故述其略爲之傳

曹宗丞逸事

紀昀

曹慕堂宗丞余甲戌同年也交最契慕堂卒時余適以校理祕籍在灤陽闕爲面訣意恆盡然既而讀石君所作墓誌辛楣所作神道碑慨想生平宛如對晤不勝山陽鄰笛之悲惟慕堂立身之本末二君言之雖詳其文均篤實無愧詞足信天下而傳後世然尙有一二逸事

爲碑誌所未及者。勳隱辛巳。余與慕堂同司翰林院事。會有八九英俊與同館爭名。相軋同中。蜚語勢且挂白。簡時余亦薄有聲譽。方自危疑。不能爲申雪。惟坐清闕。堂中與同事相歎咤。慕堂奮起拍案曰。諸公以此事爲真耶。則數人皆輕薄子耳。何必爲悼惜如灼。知其枉耶。則司院事所司何事而噤口如寒蟬。乃邀衆同詣院長。慕堂婉請曰。據公所聞。此數人褫不蔽辜矣。然公此語從何來。儻彈章一上。事下刑曹。無證佐不能成獄。願先示名姓。併列於章中。院長沈吟久之。事竟中止。後八九人皆先後致通顯。無知緣慕堂得解者。慕堂亦終身未自言也。同年陳侍御裕齋年過四十。未有子。又有沮格不能置妾。慕堂倡率鳩貲買一女。送其家。後舉一子。裕齋夫婦相繼歿。有壻謀踞其餘貲。百計媒孽。孤兒孀婦。且旦夕不自存。聞者扼腕。然莫能爲力也。慕堂又鳩率同年仗義執詞。逐壻子。乃得安。今已讀書成立矣。當時論者或以慕堂爲多事。慕堂絕不介懷。嗟乎朋友以異姓列五倫。所貴乎濟緩急。恤患難。不以生死易心也。平時酒食徵逐。聲氣攀援。怡怡然親若兄弟。及身後遇小利害。乃引嫌避怨。坐視其後人之阽危。亦安貴此朋友耶。慕堂此舉。余時以有所牽制。未能赴約。然心恆愧焉。

論者乃以己不能爲轉非慕堂之能爲抑亦慎矣慕堂
天性靜淡超然於利之外似不甚預人之事者又和
平靜穆言訥訥如不出而此二事見義必爲乃如此賢
者固不測哉余十六七歲入名場三十通籍仕宦四十
餘年閱事非一閱人亦非一求如慕堂之古誼指不能
數數屈也人往風微慨然遠想因書此以示愛之侍御
兄弟俾存諸家乘焉乾隆甲寅十一月七日河間紀昀
撰時年七十有一

答曹慕堂給事書

戴震

承示元和志汾州一條僕有其全書曾摭入志其書之
可寶貴自孟堅地理志道元水經注而外無有上之者
矣然地志至隋唐鑿空傅合之說又多於前人稍失精
覈不能無謬如敘汾州沿革數行云後屬魏謂之西河
子夏居西河吳起爲西河守皆謂此也謬一云武帝置
西河郡理富昌縣謬二云黃初二年乃於漢茲氏縣置
西河郡即今州理謬三云高齊又於此城置南朔州謬
四云周宣帝於此置汾州謬五云大業三年廢汾州謬
六水經注謁泉山岷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而
張守節引隨園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
有卜商神祠元和志卜商神祠在縣北四十里考之魏

書太和八年置西河郡治茲氏城是爲西河郡治在茲氏之始道元注水經時西河郡治新在此地故於謁泉山及文水汶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以此地近汾遠河西河之上不得移而虛加之汾上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浮河非浮汾也道元以浮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咸於魏郡安邑不遠况古所稱西河未嘗以名郡卽吳起爲西河守亦非如後世之郡守特舉龍門西河該河之左右諸城魏未失陰晉少梁已前其疆土在西河郡者南至華陰西至洛水北至今榆林府之北鄂爾多斯地而

趙之西邊邑與魏鄰不與秦鄰故趙成侯三年當魏武侯之十五年趙世家云魏敗趙藺及秦孝公八年與魏戰取少梁越四年當趙成侯之二十四年趙世家始云秦攻我藺其後藺離石中陽屢失於秦力復之以守險魏秦之攻趙藺皆自河西來漢茲氏在離石正東趙地非魏地凡以爲魏之西河謬也東觀記西河郡治平定縣離石在郡南五百九里吉甫言理富昌縣者徒因地志首列富昌故云然後漢書始云凡縣名先書郡所治也孟堅作志未有斯例閻百詩會論之如梁國先書碭而治睢陽汝南郡先書平輿而治上蔡是也百詩於

西河郡亦從元和志別稱扶檢耳凡以爲漢西河郡治
當陽縣者謬也水經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道元
注云魏黃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文云西河
舊處山林漢末發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
原四縣以爲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以咸甯四年改
命爵土其年十二月喪國臣太農閻崇離石令宗羣等
二百三十四人刊立石碑以述功德今案晉書西河繆
王斌字子政魏中卽武帝受禪封陳二年改封西河咸
甯四年薨子隱立諡字及改封與水經注微異水經以
碑繫之魏黃初二年尤可致疑元和志云魏黃初二年

於漢茲氏置西河郡然則黃初二年實魏置西河郡之
始前此建安十八年省州并郡廢西河郡入太原至是
復分太原之四縣置西河郡也黃初二年下當有記置
郡所起者脫去其文自黃初二年越二百六十四年爲
北魏太和八年西河郡始治茲氏城司馬斌葬茲氏故
有廟碑在此吉甫因水經注西河王廟碑繫之茲氏繫
之黃初遂以爲是時卽置郡茲氏殊疏晉書地理志西
河國領縣四首離石固用後漢書例縣名先書郡所治
况碑文言其郡帶山側塞宜爲離石甚明晉改茲氏曰
隰城碑末稱離石令宗羣等不稱隰城魏晉之西河皆

因漢永和縣地從中離石之舊可據證固不一矣凡以爲魏晉之西河治茲民春謬也元和志介休下云魏明帝時爲賊所破至孝靜帝更修築遷朔州軍人鎮之因立爲南朔州但領軍人不領郡縣隋書以南朔州爲齊置與介州皆於西河郡下言之疏謬失覈南朔州介州竝在介休而元和志又汾州下溷稱高齊於此城近南朔州蓋藤襲羣書前後失檢如是凡以南朔州繫之高齊繫之汾州者謬也魏書地形志延和三年置吐京鎮太和十二年改鎮爲汾州治蒲子城其地在今隰州孝昌中陷移置西河事詳裴良傳是爲汾州治在西河之

始不待後周宣帝也且西魏別置汾州在今陝西西安府宜川縣後周以東魏之南汾州爲汾州在今吉州尋改置汾州於今霍州平齊後廢齊之汾州其郡縣屬介州隋開皇十八年改汾州爲呂州卽後周所置在今霍州者唐武德初以介休郡爲介州西河郡爲涪州三年改涪州爲汾州是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而漫曰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甚矣沿革之不易言也以近古而有法如吉甫之作圖志一條中紛然不治者六焉此外府境故實水經河水南過西河同陽縣東又南過離石縣西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

西據地望考之中陽西濱河當在今窰鄉縣境趙世家
秦取我西都及中陽是也道元乃云中陽故城在東東
冀汾水不濱於河也元和志於孝義縣下云魏移西河
郡中陽於今理此條可證明水經之中陽其所本之書
道元偶失檢元和志中如此事僕豈者嘗據以證水經
及道元注各一中陽至若漢志西河郡中都屬
太原郡魏王泰張守節瀕而一
縣東道元注云汾水於縣也
北一十餘里陂南接鴈地理志曰
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渙之澤俗謂之鴈城

泊許慎說文曰瀉水出西河中陽縣之西南入河即此
水也道元所言鴈澤北起大陵南接鴈正今平遙之西
孝義之東介休之北最爲洿下汾川轉徙不常之地說
文之瀉水乃入河非入汾後世凡流水俗呼某河叔重
得古學於賈侍中未嘗少假借漢申陽西濱黃河說文
亦一證道元就瀉字與鴈字牽合謬矣孟堅以鴈縣北
九澤當周職方昭餘祁然爾雅稱晉有大陸燕有昭餘
祁呂氏春秋稱晉之大陸趙之鉅鹿燕之大昭而周禮
昭餘祁與滹池漚夷洿易竝舉鄭康成云漚夷祁夷歟
考漚夷即滹水出靈邱祁夷出平舒並今大同府境源

流各別道元滹昭餘祁大陸嘔夷而一之尤誤嘔夷亦川而非澤祁縣本晉祁氏之田因一祁字而牽昭餘祁於祁縣因一夷字而疑嘔夷卽祁夷古人言地且彼此交糾又何責後之地志歟爾雅呂覽所稱昭餘祁大昭繫之燕燕之不得跨太原而有祁平遙介休甚明蓋以漢人言周秦則多失以後魏人言漢魏晉則多失以唐人言後魏周齊隋則多失勢使然也魏收卽後魏人而地形志不能詳魏之州郡興廢其餘史厯後一代作前代地志疏漏譌舛實多子長良史也而史記中往往涉傳聞失實之語謂介之推逃入縣山顯戾於左氏春秋漢西河郡穀羅武澤在西北武澤本名虎澤唐人避廟諱所改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云虎澤應在五原曼伯之北後漢建武二十六年詔使匈奴徙居西河美稷之虎澤亦卽此澤也蓋境相接矣其說得之五原曼伯其故城在河之西而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以穀羅城及虎澤在永甯州北美稷城在汾州府西北皆無可指實自府而西北至永甯州之北羣山簇擁巖谷之險絕無平地以容所謂虎澤者平遙有尹吉甫將臺及墓則後人以晉之太原釋涇原西北之太原而吉甫之跡不難東移千餘里且指一墓實之元和志孝義縣西五里有魏

文侯墳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段干木墓縣志則城西五里有魏文侯墓與元和志合城東六里有段干木墓與元和志不合縣西北七里又有三子墓指爲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是一縣中而段干木墓凡二三水經注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塚唐貞觀中詔芮城之魏文侯墓段干木墓竝禁樵採元和在貞觀後幾二百年而在芮城者又在孝義凡宗仰昔賢用寄愛慕雖指不知誰氏之壟而聞名起敬可也援以證實用資考覈必有起而辨之者志事頃已告竣不敢苟同前人處略陳梗槩如右

輯五王先生墓誌銘

戴震

自漢以來取士之法不一然未有不惟六藝之文首重者而士氣之振否則宜循其本漢書儒林傳贊曰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陋然也斯言殆今古同譏獨宋之儒者執經講學相師友之衆同於漢其躬行道義幾幾七十子之所講求矣明初用經義選士能是者視昔之期在通經又何如誠欲造乎賢人聖人立言之心雖經師大儒未易以語此若其流弊苟焉皮傅剽說雷同學不一二年目不覩全經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積也故不見師友之盛如古昔豈

非徒趨利祿加以得之固易哉原上之貴士士之貴學
豈如是而已哉間有遺尋漢經師授受近接宋儒者之
緒其人世莫之知也孤學而無友泯焉而不彰嘻可慨
惜也夫汾陽有儒者曰韓五王先生以經義補弟子員
一日讀大學之篇慷慨曰曩所學殊非也古之學者其
若斯矣自是求得宋真氏大學衍義明北氏衍義補讀
之即躬行于家教弟子亦以是不令急科名視力所能
爲惠於其鄉人無賢不肖咸目先生善人也能然而莫
知其有學先生諱瑞之曾大父時來父明樸父家樸裕
於財有好施名先生性寬厚尤愜師友誼雖或以侮慢

加之不與校意益篤聞者以爲難居父喪有誘結家僮
盜去千金者先生廉知其人置弗問也娶李氏以賢稱
曉大義子二延槐廷梧女二先生生於康熙三十七年
月日卒於乾隆十一年月日以貴爲州同知未仕子廷
槐拔貢生好宋儒書余東西行至汾晉間多以其賢爲
余言既而見之一動一言必有矩法蓋能以儒者躬行
世其家如此其先君子既葬於歿之明年廷槐復再拜
請余銘銘曰

維昔之學孰爲儒宗師友相隨名滿道崇維今之學不
勤以速誰抱其樸允矣爲鶴於家於鄉令聞不忘梳厥

孫子傳弼而顯光

例贈宣武大夫王公墓表

戴震

周官經之法敏敏任惟者則書之孝悌睦姻有學者則書之其取人也事以是繼則行之可表著其即在是矣汾陽有隱德君子曰秀升王公其居鄉也鄉人賴之有急罔弗調有所與作苟利於一鄉雖竭己之財舉之罔弗力又置塾教其子弟之貧不獲親師者俾成其材乾隆己卯庚辰捐米麥八百五十石助賑太守嘉其好義辭不居先是康熙中公尙少爲謀於鄉遂出己貲鑿渠引汾水文水資灌溉值賜歉而公之鄉獨以有秋公諱

邦選秀升字也曾大父天智大父尙秋父一樞公得父母愛偉儀表篤於孝友自幼卽習治家事曰有子而父任其勞何貴有子雍正九年新設勇健營選壯士公爲當事所物色欲薦舉以父母老不忍離左右卒辭不赴公生於康熙甲申九月十九日至乾隆辛巳十一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八娶霍氏子五人恆義庠生恆兆王申科武舉授直隸插箭嶺守備恆禮太學生攀鳳武生恆信太學生女子二乙酉六月既葬公於邨東之原公之生平行事應書法故次其卓者列諸石以傳焉

溫方如西河文集序

戴震

已丑敬余至晉陽應太守孫公之召也屬纂次府志爲之考訂累日月今李德儀以縣志事遽之再至有持溫君方如爾河文彙請余言者余未得與方如縱談昔人訪尋金石文字厥意深遠徒見茲編蓋用心亦勤矣方如持三寸弱管踟躕於荒榛頽垣間得其殘碑舐墨手鈔爲人之所不爲在今日誠不易遇其人惜未能遠涉名區且所錄者往往雜取府州縣志定之而府轄州縣八若踰若石樓猶闕焉殆力有以限之歟其名書也踵其師周某甫西河遺事西河詩彙云爾府境於七國趙地其西臨永甯甯鄉石樓爲趙之藺離石中陽乃西濱河若夾汾四縣距河既遠隔越重山終兩漢隸太原郡曹魏時中陽東徙茲氏南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能詳其事晉改茲氏曰隰城及中陽介休俱割隸西河國而介休東接平遙爲太原國之京陵中都鄔元魏太和中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故城矣平遙鄔仍隸太原郡不改邈而上漢武建邊郡命曰西河治平定縣南距離石五百九里則今陝西榆林府之鄂爾多斯地又上之予夏居西河則今韓城縣一詳東觀記一詳酈善長水經注作志者襲俗陋漫無辨別茲編載自宋而下以西河表目未爲不可凡爲書若干卷雖所錄文難擬諸

古作者之立言有法特以有涉於方志觀事存之而方
如摭討之勤備用是專事遺逸爲府州縣志補闕正訛
更加日力增刪成帙豈不足寶愛乎因書以俟之乾隆
辛卯季冬月

柳溪先生傳 下爾琇

先生郝姓諱之芳字炳青柳溪其別號也宅後園一區
植柳十餘株少時讀書常憩其下及宦遊歸猶盤桓竟
日不忍去因以自號云世爲汾邑望族大父盡美父中
省富而好施以義俠聞先生幼岐嶷讀書過目成誦既
長眉目疏秀長身聳肩而癯髯修尺餘在稠人中矯矯

獨異識與不識皆畏而敬之然性沖淡與人交樂易和
平又望而知其爲盛德長者也少失怙事繼母孝與弟
之莖之芬友愛無異母嫌終身不忍割產先生遠宦數
十年家事一委兩弟未嘗問有無而兩弟念先生居官
清正輦貲佐宦遊先生以此益勵節操所至以廉吏稱
歸里日囊橐蕭然無長物遠邇莫不嘖嘖稱歎家遂坐
是中衰然先生卒未之悔始由廩貢司訓壺關尋捐陞
肥城知縣時

聖祖南巡路由山左上憲恐初任未諳差務先生晝夜
撫循其民民樂於趨事事獨集爲東省冠肥邑屢歎收

道隱相繼先生素交賑貸甄別災戶不假手胥役全活
六千餘人因公罷職後例捐復授瑞昌知縣邑在九江
最僻陋先生下車首捐俸立義學訓士嚴定課程不三
四年文風丕振自小學歷中舉諸生章君國錄成進士
由是登甲乙榜者接踵又瑞昌向無城隍先生至始議
興築建講堂忠孝節義祠旁日以忠孝節義勉其邑人
蒞任凡十八載循資內陞太常博士改中書舍人
陛見日奉

旨久蒞外任習吏治以同知用分發江南攝江陰事數
月告歸先生喜博覽家本前明舊族多藏書及遊宦四
方見聞益廣晚年習養生家言善五禽戲步履如飛好
著朱絲履近邨十數里常步遊其地黃童白髮皆知爲
柳溪先生也優游林下十餘年卒年七十八先是先生
艱於嗣年六十舉子一名鈞自江右歸甫七齡能作大
字及長刻苦讀書以療殤先生卒無子以弟之芬子銘
鉅嗣先生後

贊曰昔陶淵明爲孟嘉立傳敘龍山落帽事生氣亦亦
浮出紙上嘉第四女則固陶母也先太孺人爲先生長
女珖於淵明無能爲役顧先生之視嘉雅量同而德業
過之珖謹述其行事垂諸久遠亦猶淵明戰戰兢兢之

意云爾

劉應俊傳

廉使對公而位者汾邑人也公生有異稟讀書數行下
文章發自性靈淡淡著語理趣湛深沁人心脾年十四
補邑弟子員每試輒冠其軍性至孝高曾忌日不異新
喪自諸生及貴顯如一日尤睦於親族貧困無依者養
之終其身捐重資倡義田之舉爲凶荒備鄉人賴之鄰
里有爭訟得一語卽解散年三十三中式本省鄉試第
八名舉人雍正元年授安陽知縣縣附郭在河北諸郡
中號繁劇公下車訪民間疾苦釐剔弊政文書數往復
上憲每屈意從之有控案速爲清理無一夕稽彰人立
生祠以祀言及輒額手曰青天青天云五年擢守泉州
泉瀕海通市泊稱饒富公宰中州素以清節著及至泉
屬縣皆歛蹤四境肅然縣尹某爲閹臣姪每上謁輒漫
假叔命通寒溫公意其騙縱密察之果積有贓私因具
揭曉其職遂以此受知

聖主不一年簡授興泉海防副使當是時公一縣令耳
甫蒙榮擢卽內忤朝貴禍慮不測及

命下輿論翕然嘉公之彈擊無所避而直道容於清時
也抵任數月以疾告歸家居十載日事講學公壻爲同

邑城內陳氏自縉三先生以進士起家詰嗣庭尤邃於姚江之學公之學得之胡氏居多嘗曰是非之心爲明明德真路頭却自欺三字乃喫緊工夫數語極得姚江宗旨而亦不謬於程朱矣

皇上御極之四年起四川驛傳鹽茶道遷松茂永甯道時制府尹公會勸金沙江一見即稱爲理學經濟體用兼優之材未幾卒於官著有省克引一卷家訓數十則在蜀時有社學鄉約條規已刊行卒後家無餘積子孫多業儒有清白稱公字爾曾號六庵學者稱六庵先生贊曰予外大父柳溪先生與六庵先生俱汾邑耆宿晚年同歸林下址相望一月凡數宴會如香山洛社故事今距二公之歿幾三十年長老猶亟稱二公曩時做車羸馬閭巷過從狀蓋絕不知其爲當世貴人也

書巢先生傳 卜爾琬

先生魏姓諱國正字衡如一字順夫別號書巢汾陽人尊甫贈公以積著起家舉二子長國卿字錫命號梅軒次卽先生先生少兄十五歲歿依兄以居邑人孔先生攷者名宿也綿上范總戎毓奇官真定延孔先生爲兒師兄梅軒遣先生從之學孔先生嘗曰魏生文章雋品當求之正嘉慶歷間近時無其匹也年十七歸應童

子試輒冠一軍丁嫡母憂服除補邑弟子員豐潤魏郡伯元樞以名進士來守汾振興文教擇高才生肄業西河書院月爲第甲乙每榜發必首先生賞鑿嘖嘖不置口兄梅軒以事被誣先生積憂不食者數日然每值書院文期輒勉出應命魏訝其文思窘於往時將戒諭之召至已羸尪無人狀乃笑曰而憂而兄耶胡一旦至此因謂諸生曰是子天性孝友殆文而優於行者事遂解由是益愛重先生解組歸與敘譜誼而去嗣是書院山長蒲縣王翰編居正沁州張侍御孝捏兩君知先生國士皆厚遇之而翰編君爲尤契汾上不事音律之學間有爲五七字者粗知趁韻而已樂府及歌行雜體老儒多不解翰編君官清華久屢操選政自唐宋逮黃初建安而上盡窺秘妙顧後進無可與言者得先生與之討論恆竟夕不倦時先生方年少爲諸生鄉先達及當道爭爲延譽文名廣播遠近以不識面爲恨一篇出傳鈔殆徧而兄梅軒又雅不自信以先生撰述郵致京師質之輦下鉅公以資論定其已鈔板行世者蓋哀然成集矣壬申本省鄉試中式鄉墨三藝經生家奉爲寶筏顧先生雖優於文然名場中最爲迤邐少與程君紹洙爲友才名相伯仲程捷南宮而先生猶困諸生既舉於鄉

曹君慕堂呂君學三皆鄉前輩與先生結文社每成一
藝輒驚歎爲莫及甲戌公車北上兩君高捷先生僅以
明通謁選得襄垣教諭丁生母憂未赴至丁丑始成進
士冀豫館選卒不得志以歸縱情詩酒頽然自放無復
名場志矣雅喜宏獎士類後輩稍有才望皆願出門下
其年齒相若皆有聲名者以老友呼之日夜延接戶外
屢常滿集中投贈唱和諸作可證也先生既縱酒兼好
葉子戲又耽於弈卒以此自困晚年作止酒止賭止弈
三詩以自警然終不可救以乾隆三十二年卒年四十
三著有書巢遺稿

贊曰范史傳儒林班固崔駰爲東漢首稱兩人俱不獲
遐福唐書稱裴行儉善知人王楊盧駱皆惜其福薄惟
楊差勝終於盈刑令先生爲吾汾文章鉅手不獲長年
又舉于數不奇懷伯道之憂而歿文人命蹇自古歎之
誠哉

翠亭先生傳

曹錫齡

先生卞姓諱爾琬字玉光翠亭其號世居汾陽小相里
爲邑望族曾祖文郁諸生祖時宜候銓知府父懷錦歲
貢生軍功議敘縣丞公由廩生中式乾隆三十三年本
省第二名舉人授聞喜教諭嘉慶十年年八十會試蒙

欽賜翰林院檢討尋轉方官京師爲乞石殿撰
韞玉題其門曰太史第爲著而好學勸云公性澹篤持
身接物一以樸誠自矢家素封業鹽津門爲人所誤拖
欠國課幾至不測賴公維持以免於難早年蜚聲黌序
屢列前茅試牘如汾水考郭林宗傳諸作尤膾炙人口
己丑會試文已入彀以小疵被遺大興朱竹君先生深
爲惋惜立教以敦行爲本秉鐸聞喜課士多所成就如
內閣中書席君尙清進士宋君宜福李君若璋孝廉孫
君興文副貢李君學成優貢楊君鶴皆有聞於時故入
十壽時庠士尙有不辭跋涉而來者惠則有孚信哉豈
憶其公車北上主予家與余論讀易法余曰懼以終始
其要无咎又論四書大義余曰明善復初學始真心心
相印只求仁君深以爲然著有敦古齋文集以嘉慶十
八年卒年八十八

論曰余束髮愛書即耳先生名先生讀書刻苦制舉業
包孕宏遠卓然名家一藝出士林矜爲枕祕願久困公
車艱於一遇迨觀其晚節壽考康強卒以文字結
主知子孫林立克紹家學彼蒼之報施固不爽爾

顯慶寺修葺葺葺記

曹祝齡

顯慶寺舊碑稱創自唐代明隆慶初燬於兵嗣是重修

者屢矣。歲久。後。其。類。紀。嘉。慶。辛。酉。邑。人。張。君。統。慨。思。思。
茸。住。持。元。佩。相。與。贊。成。於。是。張。君。捐。重。貲。元。佩。復。與。里。
人。轉。募。四。方。發。願。者。補。之。剝。落。者。新。之。莊。嚴。佛。像。采。畫。
棟。櫓。雲。隱。靈。飛。巖。巖。致。觀。余。於。甲。子。之。春。偕。姪。汝。勤。瞻。
禮。寶。剎。入。門。古。樹。榷。榷。鐘。聲。鏗。爾。周。覽。形。勝。搜。剔。碑。碣。
寺。之。東。北。宋。狄。武。襄。公。墓。在。焉。繞。墓。桃。花。數。十。株。豐。碑。
峙。於。東。王。岐。公。撰。文。宋。次。道。學。士。書。丹。其。南。祠。堂。三。楹。
塑。公。像。憶。乾。隆。癸。丑。偕。兄。受。之。與。二。三。父。老。議。建。碑。亭。
以。庇。風。雨。既。而。不。果。迄。今。又。十。載。餘。矣。歲。月。易。逝。善。事。
難。成。慨。念。先。民。怒。焉。如。搆。寺。樓。貯。全。部。藏。經。啟。櫝。則。排。
比。嚴。整。卷。帙。犁。然。吾。汾。古。刹。十。餘。皆。收。貯。全。藏。大。都。殘。
缺。弗。全。度。閣。亦。不。合。法。於。此。見。住。持。之。能。尊。經。而。有。功。
浮。屠。氏。也。亦。可。嘉。矣。在。昔。如。來。之。垂。教。也。大。悲。願。力。普。
度。衆。生。住。世。四。十。九。年。說。法。恆。河。沙。數。經。之。所。在。天。龍。
護。持。靜。觀。世。界。徧。地。光。明。苟。能。潛。心。內。典。闡。揚。聖。教。俾。
宇。宙。多。一。善。人。斯。宇。宙。消。一。戾。氣。善。氣。充。盈。戾。氣。消。滅。
將。見。人。民。和。樂。年。穀。順。成。於。以。享。太。平。之。福。而。遊。到。治。
之。世。也。豈。不。盛。哉。爰。述。斯。語。勒。諸。樂。石。一。以。警。衆。僧。勤。
護。持。之。功。一。以。告。來。者。發。好。善。之。念。

重修崇勝寺七佛殿碑記

曹祝齡

自梁武帝時旃檀佛像入中國厥後由南而北歷代供養香火之盛未嘗一日輟我

朝特建宏仁寺於神武門外

大內移像供奉

上時詣寺頂禮京師僉稱旃檀寺者也然則七世如來自無始劫來普度天人恩施廣博準諸報本之誠尤宜亟亟吾汾大相里崇勝寺創始於北齊天保三載而七佛殿則明萬曆二十年樊公友父子所建北齊碑今在毗盧殿廡下西偏高四尺許鐫佛像三層兩側及下方皆題名碑陰有文併頌一通雖漫漶尙可讀康熙間顧

甯人朱竹垞兩先生皆嘗摩挲其下顧氏載入金石文字記余於乾隆戊申奉先宗丞靈輻旋里暇日與兄受之瞻禮慈容坐卧碑下低徊不忍去嘉慶壬戌解組歸自京師越歲癸亥里人及住持發願重修七佛殿七楹凡糜金若干兩幾閱月而工竣屬以文記其事且爲之贊贊曰

佛說衆生不能解脫皆執我愛輪轉生死愛心一熾金銀錢穀衣服器皿種種戀著隨處尋求而不得輒相詬鬥由愛生貪由貪生嗔由嗔生癡顛倒墮落無有出期是故當知棄愛樂舍近自一身六根四大大一切幻合

無不可舍何況財寶真是外物若能以此方便布施如棄瓦礫而獲髻珠脫離煩惱得清淨樂是大因緣亦不可著我無所募彼無所施當知佛性無彼我故不得執又有非著無當知佛性混有無故若由喜舍永斷愛根見清淨性即見七佛

吏科給事中定軒曹府君傳

錢東垣

府君姓曹氏諱錫齡字受之定軒其別號也山西汾陽人先代俱讀書潛德弗耀自其考宗丞公慕堂先生以名進士入翰林官躋三品碩學懿德表率後進一時承其風者頑廉懦立先生與弟申之戶部仰受庭訓先後

以進士起家先生由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洊擢御史遷戶科給事轉吏科壬申歲以目疾假歸優游林下者又將十年而歿春秋八十有一朝籍紳士紛楡宗鄙聞老成耆碩之凋謝咸痛惜之先生之官翰林也曾於乾隆庚子科爲四川鄉試正主考閱數歲又提督雲南學政三載釐定文體以清真雅正爲宗兩省文風爲之一變其所遊拔皆單寒之士厥後官清要勵風節操守者指不勝屈其任臺諫也恭遇

堯舜之世綱紀振飭將順未遑上章啟

沃不以操切爲事搏擊立名而正言侃侃實足以培養

國家之元氣如奏請祈雨齋戒日停止立決人犯之予
勾辛酉歲京城歲歉奏請增設粥廠及散給棲流所綿
衣又有奏請修理國子監南學奏請慎重軍機關防等
摺皆奉

俞旨施行蓋其學有蘊蓄故施之行事能見其大如此
幼受業於大興朱笥河先生及詹事世父所學能端趨
嚮尤邃於周易數十年玩詞觀象寒暑弗少輟會集諸
家之說而斷以己意成周易集碎四卷於詩不多作而
友朋贈答山水登臨述今弔古典興之所至抽妍騁祕有
專門名家或不能及者文則紆徐含蓄曲而有直體成

翠微山房詩文集若干卷宗丞公嘗於都中設掩骼會
及修建山右三忠祠三晉會館并於楊忠愍故宅建松
筠庵先生服官後倡捐掩骼義田及修整三忠祠等廟
字承先之志始終勿懈晚年自號聞海謂聞字之義有
聞所已聞聞所未聞聞所當聞聞所欲聞聞所畏聞聞
所惡聞惟求多聞惟恐有聞聞善則喜聞惡則懼聞難
則救聞過則改聞人之惡毋暴其惡勸之使改聞人之
善急彰其善引之使進聞之爲道洋洋大哉識者謂其
見道焉事二親曲盡孝道篤於友愛與弟申之戶部白
首相愛怡怡如少時喜周人急力之所能勿憚勞怨親

族有誓面規戒之辭嚴義正當時其人幾若難受然誘
之俾至於善或且隱爲之地由是人多改過自宗丞公
翰苑通籍先生暨其次嗣汝淵繼之三世詞館爲玉堂
中罕有之事人咸謂宗丞公及先生厚德之報可爲榮
已元配耿恭人繼配馮恭人皆名門女溫恭肅慎先卒
子五汝滄太學生貤贈刑部主事汝淵已未進士涇州
知州俱先卒汝淦戊寅科舉人長子教諭汝藻附監生
先卒汝淳太學生孫男十人樹蕃樹寶樹本樹實樹榮
樹芳樹棠樹槐樹榛樹典 論曰昔司馬文正公以誠
實不欺爲宋名臣嘗言某無他過人之處惟生平於事

無不可對人言耳人謂公之大經濟大學問卽從此出
先生里居與涑水匪遙而一生樸誠不欺若是殆聞文
正公之風而興起歟文正公身爲宰輔勲在宗社澤徧
蒼黎而先生官止給諫尙未盡抒其抱負者蓋亦有遇
有不遇焉先生於詹事世父爲年家子爲入室弟子予
與先生之次嗣又爲鄉薦同年其年少之卽君復受業
於予適館授餐者將踰十稔孔李之交真成世世諸郎
君謂予於先生朝夕薰炙最久性情之篤擊學問之純
粹實一一親見之知先生者惟予爲獨深遂詳次其實
事以爲之傳

戶部郎中曾鏡源先生墓表

宋其沅

先生曹姓諱祝齡字申之號鏡源山西汾陽人曾祖應
壘祖曰英俱

贈通議大夫父學雍廣西懷遠典史以先生官

贈中憲大夫妣譚

贈恭人本生父學閔乾隆甲戌進士官宗人府府丞懷
遠公卒先生以父命爲叔父後仍隨侍京邸宗丞公課
子嚴父執大興朱竹君嘉定錢辛楣兩先生皆博學能
文有名當世先生前後從之遊由是學大進乾隆庚寅
舉順天鄉試充四庫全書館校錄議敘知縣不就己酉

會試成進士以主事用戶部河南司行走是年充順天
鄉試內收掌庚戌兼福建司事壬子奏留本部候補嘉
慶丙辰充會試彌封官丁巳管捐納房事充則例館纂
修兼督催所戊午補山東司主事庚申升江南司員外
郎兼理八旗現審處再充則例館纂修辛酉充順天鄉
試同考官升陝西司郎中壬戌請假回籍自是不復出
山矣當是時伯兄定軒給諫掌戶垣給諫子汝淵由庶
常授刑部主事兄弟父子同列清班先生方以賢能著
聲農部且精力強健華臚固不難立致乃翩然引去無
一毫遲戀心世第歎先生之急流勇退而不知其鄙榮

利尚清淡蓋天性然也既歸浮大江而南覽餘杭山水
之勝東謁岱岳登日觀五十餘盤攀陟殆徧汾上百里
之內北則卜山南則介山屢攜客登眺賦詩用紀遊蹟
而足跡從不一履城市築生雲精舍焚香靜坐有時書
聲琅琅達戶外或扶筇戴笠徜徉郊野與父老話桑麻
談孝弟怡怡如也嘗作書誡諸子曰余自賦遂初積俸
金購田若干畝子孫耕種衣食粗足昔人詩云清白家
聲無我愧詩書世業要人擔勉之又曰日中則昃月盈
則虧吾家鼎盛於今周甲持盈保泰其可忽諸臨歿復
書遺訓曰立品端基謙和處世多言必失數動則凶觀

此數端前賢格論何以尙茲嗚呼先生之文章雖高掇
科名而未獲顯於世先生之事業雖略著郎署而未足
盡其才惟是進退出處脫然無累處盛滿而志不驕當
耆老而精不懈承先澤而遺後人者固已至深且遠而
十餘年來以鄉先達表率後進爲鄉之人所矜式其流
風餘韻足令人思之不置也卒於乙亥五月十三日年
六十九配宋恭人先大父奉政公長女四德克修治家
從容而整肅誕子三汝瀾附監生先卒汝洵庚午舉人
汝涵監生女一適舉人馬書翰先卒先生既葬之明年
夏汝洵等以書至京師乞余文表於墓書未達而汝洵

遭疾遽卒未幾恭人亦卒年六十九距先生之歿歲始一週可傷也已。是年八月汝涵暨嫡孫樹穀奉柩合葬先生於成家莊先塋又以書報余因並述之俾揭於阡重修汾州府學記

汾州府知府雷汪度

汾郡學之移建創始於前守郎公踵而成事者劉公閱六十載而前守史公復鼎新之迄今又五十餘年矣中間踐履迭更久暫非一率皆逆旅傳舍其官而學宮之興廢未或過而問也夫人居處宮室慮風日之不蔽猶望後人塗茨垣墉以時苦葺况煌煌聖人之居士林習禮講藝之所聽其傾圮剝落於積日厯歲之久非特不足以耀文采大觀瞻而

先師之靈爽不安則守土

者之心何以即安余以乙未冬蒞治涓吉謁廟顧瞻徘徊見殿堂兩廡之間木朽而石泐旁舍鞠爲茂草慨思繕葺計費數千緡如召集郡紳士耆老議捐助非不易辦而集事顧吾方務與民休息而以此重煩吾民其不至勞生怨怨生謗者幾何於是不謀衆庶自籌經費擇郡中一二廉幹者董其役汾陽陳令則稽考出入一切物料悉以時價工匠亦視民僱予直以故工不知勞民不知費凡五閱月而潰於成其規制視昔無異而加甃甃峻整圻塹增葺庶幾妥几筵隆享祀而不傷民之力

與財於余心始可以差慰也雖然天下事經始難善後尤難前此五十年史君之修之也崇閎雕拱危垣文陛盡一時丹雘之觀謂可焜耀數世矣乃幾何時而頽廢凋落不無藉於後人之增修設過此數十年而扶植者傾壞補苴者滲滲增新飾舊不至重累吾民不止且以物成之之易毀也閱時而更新用宏而工鉅隨時而補葺費少而功多吾爲久遠計詢諸學博舊有學田若干畝檄委虞尉履畝勘查鈎稽隱匿酌增租額以儲歲修之資而以其餘稱貸出息又以其餘撥西河書院廣學舍增膏火計不出十年可收倍息無筭即捐歲修之費無筭而書院亦藉津潤焉夫西河相傳爲卜子夏設教之地文學肇興固洙泗之衍澤鄒魯之遺風也則所以暢餘波而廣風教倘亦 夫子在天之靈所鑒余衷而昭格者哉廟工之成例得詳書本末因志所以不擾吾民之意並及措施善後之方勒諸貞石以告來者其地畝段落租額別刻碑陰

重修汾州府學記

汾州府知府
史夢蛟

西河郡學始建於郡城之東南隅自

國朝定鼎順

治十七年移建於同節坊規模宏敞棟宇軒昂明慶成王故第基址也而舊郡學改爲汾陽縣學康熙雍正乾

隆年間頻爲修葺廟額雖新至道光二年歲在壬午已
歷四十餘年之久風雨摧殘垣墉剝蝕堂廡幾無完宇
時郡博請於前守予同鄉梅村余君名永齡倡議捐修
謀及紳士諸生共襄厥事工未及半梅村解組歸田漁
陽象君思齋名會來視事復命諸生踵而成之而是時
廟工紛作集貲維艱乃取學田餘租與息錢之在典肆
者季增而月益之工有作輟故遲久而始竣庚寅冬余
下車謁 廟仰見數仞宮牆煥然美富既喜前守尊
師育才之意亦嘉諸生之拮据從事務底於有成者其
勞均不可沒也故勒石而爲之記道光十三年九月

重修汾陽縣文廟記

汾陽知縣
林澹源

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以自古帝王
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尚矣我 朝 列聖相承稽

古右文崇儒重道間歲復

臨雍釋奠爲天下先二

百年來人文蔚起薄海內外罔不爭自濯磨以仰副我

皇上壽考作人棧樸菁莪之至意猗歟休哉隆古

以來未嘗有也汾邑學宮代爲州學 國初別爲縣當

是時邑侯崔君秉政大加修葺備極偉麗詳載邑乘乾

隆三十八年復經邑侯李君文起補修自時厥後漸就

傾圮邇來坍塌益甚當事者怒焉傷之而未遑也

皇帝御極之元年邑侯大興王公世宗司諭白公嶸司訓毛公應豐首議修葺紳士翕然從風未幾王公讀禮去二年春濬源奉檄來宰是邑都人士益加踴躍前後得捐募金累萬鳩工庀材諸生皆敬事無曠堂哉皇哉閱今歲而告厥成功是役也經始於道光元年夏五月葺於四年之夏六月名雖重修實同創始廟貌聿新春秋匪懈嗚呼盛哉抑程子有言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學校之設意在斯乎若夫大學齊治均平之道修己治人之方所以明人倫崇正學者具見於歐曾諸大家學記中可覆按也故不復贅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書以記之不特後之人有所考鏡亦使諸生知幸際休明涵泳聖涯咀味道妙益當勉爲忠孝以無負聖天子興立學校之意則王道四達而不悖矣於是乎書

新修汾陽縣城隍廟記

汾陽知縣陳訓

汾邑城隍廟創建於前明中葉迭經兵燹廢壞不支本朝百餘年屢事修葺而有碑可考者僅見於雍正丁未前令周公一舉迄今又五十餘年矣乾隆壬辰余奉簡來晉明年癸巳蒞茲士每朔望入廟見風雨剝蝕無以妥吾神而安厥居顧案牘糾紛未遑經理越三

載獄訟稍簡民與令屬覺相安乃慨思修復捐索三百
餘繕庀材鳩工丁酉仲秋經始逾數月告竣殿宇飾牆
壁整而余旋調任平遙謁廟告卸徘徊瞻矚顧而慮之
不可不勒石以紀俾後之蒞斯土者踵而修之永永勿
替也余維城隍尊神與邑宰分幽明而治均有守土之
責而神之權尤重其威福亦最靈蓋神秉聰明正直之
德統億兆人民之眾呼吸通帝之載黜陟奉三無私見
夫風俗篤茂善氣薰蒸則賜之和風甘雨俾年穀順成
疵癘不作是神之奉天行慶也或桀驚成性戾氣干和
則降之水旱疾疫不得以生以養而康而壽是神之奉
天行罰也且士人服古入官膺民社寄禮先宿廟自誓
政治之得失宅衷之仁暴吾神罔不鑒觀而默察之何
者可以盟心不欺何者可以臨民不愧何者可以質諸
神而無憾罔時怨而罔時恫勿予禍而勿予謫神之力
也而實人之所自爲也然則潔齋齋肅所以邀惠於神
者宵僅蚩蚩之氓所當儆惕其耳目而洒濯其心思哉
余治汾六載於茲自愧德薄能鮮不足感召神庥而幸
此一方便民諒予樸誠無甚作奸犯科以撓吾法得非神
之陰相吾民俾無獲戾並使吾得以報政而去毋招謗
咎官民均有賴焉况如今歲春夏間雨水失調米穀翔

貴民情洵洵幾有不終日之勢長至後忽疊沛甘澍回
蘇起槁不崇朝而普徧又豈非仰神明福佑夙夜爲民
請命始克回天心而降膏澤與今於廟工之成例得紀
其年月略舉顛末推本於神之所以福斯民與吾之所
以邀貺於神者並書而刻之於石俾知敬鬼神而勤民
均蒞斯土者之要務云乾隆四十三年六月

重修汾陽縣城隍廟記

汾陽知縣
楊文瑾

汾陽城隍廟其創建始末與歷代補修各有碑記可攷
無庸贅述但城隍之神實與邑宰治分幽明而別善惡
察災祥呼吸相通保護之理則一也辛酉年余奉簡來

晉初任甯鄉閱六載調汾邑每朔望謁廟見殿宇摧殘
兩廊剝落竊念無以安吾神即無以安吾心實守斯土
者之責也第以年來案牘勞形未遑經始今蒞茲三載
矣退食之餘慨思補葺乃多方化導共積三千餘金鳩
工庀材又於樂樓左右添建鐘鼓二樓石欄迴繞棟桷
飛翬前後增添者不一興工於乙亥八月告成於丁丑
七月較向謁廟時頗爲改觀從茲四境安謐民和年豐
未始非神庥之永護也後之蒞斯土者踵事增修永垂
勿替則余尤有厚望焉嘉慶二十二年七月

重修大相里卍山書院碑記

汾州府知
府牛鎮

汾郡治北大相里邨有卜子祠志載建自有元勅額卜
山書院歷年久遠屢經修葺彼鄉人士以時祀享迄於
今不衰其景仰之誠洵可尚已夷考其跡前人頗多疑
議惟郡人曹慕堂宗丞據史記正義以爲西河卽今汾
州證以元和郡縣志反覆辨論謂子夏之教授於此無
疑余見閭閻淺鮮所攷證以私意度之其說似有可信
蓋古來神聖賢人衆矣何獨借重於卜子西河之地廣
矣何獨表跡於謁泉又况孝義有墓平遙介休皆附以
田段二子爲三賢祠此外所稱子夏祠者邨里中往往
有之使屬後人之鑿空恐不能傳信至於如斯也獨是

魏都安邑距汾州七百餘里其在文侯尊賢好士旣已
師事之胡不奉以賓館置之左右顧任其遠居教授數
百里之外其在子夏得時行道胡不出所懷抱舉而措
之顧甘於肥遯匿跡於幽巖石室間是則不可以私意
測度者已要之人性好善每於名賢舊蹟雖一物一器
亦必多方表著引爲增重矧大賢遊歷之所其存神過
化大有裨於風教者顧可不相與維持於勿壞也哉丙
午夏祠中司事人曹明府汝淦卜學博世櫛等以歲久
傾圮亟宜重修啟余爲首倡余嘉其好善之誠爲之捐
俸以助之其開列工程則於正殿兩旁增設田段諸賢

祠以隆配饗因賦詩習禮兩廡地皆湫隘今以爽塏更之舊有四明亭魚池等所皆久廢無存爲之營建復其故環堵九十六丈有奇舊係土築茲改甃以甃甬道三十餘丈改作石砌一律平坦共估需工料銀若干兩再閱月而告成屬余爲記因爲述前人之論說而紀其工修之梗概總以見彼鄉人士風俗醕美慕義嗜學之心至誠且篤云爾道光二十七年六月

誥授資政大夫福建巡撫韓公墓誌銘

彭邦疇

汾陽韓公歿於京寓之明年其孤鈐元鍵將奉匱歸葬先期次公事狀踵余門述遺言以志石之文相屬予遜

謝弗遑顧念先文勤公掌翰林院公以嘉慶己未庚申間值清祕堂間數日輒詣先公白事予時甫弱冠揖公於衆賓後識公爲最早逮後解組浮寓春明不二年公亦罷官僑居相近長安冠蓋如雲惟兩閒人者朝夕過從因得從公縱論天下事所得良多是知公莫予若也不敢辭謹按狀公諱克均字德嶷號芸舫系出宋魏國忠獻公後傳十二世由相州遷山西之文水又九世乃徙居汾陽故公世爲汾陽人曾祖謨知廣東肇慶府祖衍桐乾隆辛酉拔貢庚午辛未聯捷進士歷知河南陝州考變三世皆以公貴

誥贈資政大夫妣皆

誥贈太夫人公生而穎異至性過人六歲遭母夫人喪
又二年贈公亦下世哀毀如成人自是隨世父浥渟公
官署又依外王父北平杏浦李公任所若閩若吳若豫
章若楚南北咸至焉公念少孤刻苦勤學雖奔走道路
不爲稍輟最後杏浦公官兵部侍郎從入都遂以乾隆
五十三年舉京兆試嘉慶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四年
散館授檢討五年充貴州鄉試正考官又於壬戌乙丑
疊充會試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如寶應朱文定公其
最著者九年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十一年掌京畿道事
時編輯

高宗純皇帝實錄至是提調乏人故事以翰林官充他
職不預館臣以公熟諳掌故特奏充焉誠異數也是年
九月擢工科給事中恭送

實錄尊藏於陪都差旋蒙

恩以四品京堂用十三年巡視通州漕務十四年授浙
江溫處道十九年授河南按察使旋調雲南按察使二
十一年授安徽布政使二十四年授貴州巡撫旋調福
建巡撫二十五年

今上御極十二月調雲南巡撫道光五年復調福建巡

撫公起家文學既歷外任遂以才見知故屢鎮皆邊陲
重地國家恃以爲安其在滇緬外藩最爲得體思茅屬
車里宜慰司與夷接壤會奸徒構釁孟艮緬目名召布
素者誘執土司刀繩武公即檄諭緬夷以夷目擅執內
地土司肇衅宜聲罪致討姑念國主遠處阿瓦未必知
情當遣所屬護還並檄暹羅南掌各輯邊境毋生事端
緬甸奉檄即以繩武來歸夷人自此震懼焉永北大姚
夷因土田事與內地構怨公於懲創之後酌定章程邊
圉永謐前後兩任入閩值海氛既靖興利除弊民氣以
復閩省軍械庫向附郭公始奏請移建城中臺灣府屬
淡水廳土城年久傾圮公命改建石城且捐貲先倡屹
然稱險固歲饑弛海禁以便民濬福州之小西湖修莆
田縣之木蘭坡不惜鉅費功利甚溥在滇則奏請疏滇
池改東川府會澤縣石橋爲渡船其他惠民之政不可
殫述道光十年蒙

恩予原品休致公遂居京師優游林下者十年神明如
少壯時至是偶疾遂不起公顛秀偉眉目如畫所至不
爲矯激異同之見而聲望卓然未及年而遽得謝天固
以是優公而公亦以自得然自公去闕未幾而臺灣有
張丙之役論者至今乃益思公云性純孝以祿養不逮

過諱日及齋祓告祭必盛哀與弟賓賢垂老無間其歿也公屬予執之予爲作聯語云國爾可忘家兒得專心緣有弟友于亦爲政老思拊膺竟無入蓋紀實也其他睦宗親恤寒賤以大節觀之皆其所宜有者初公與無錫孫文靖公共事有年文靖之墓陳恭甫前輩誌之纒纒萬餘言公嘗語予議其太冗故今誌公墓不敢爲溢辭公生於乾隆丙戌年十一月初五日午時卒於道光庚子年十月二十八日辰時年七十五配徐夫人本姓李氏爲北平乾隆壬戌進士廣東糧儲道璧齋公孫女湖南武岡州州同晴川公女幼育於舅氏戶部郎中徐皓亭公家遂姓徐氏先公十二年卒子二長鈔公從子入繼爲公後道光元年

恩廕通判改捐郎中分刑部迴避改工部次元鍵國學生孫八人孫女三人將以辛丑年日月合葬城北牌樓凹新阡銘曰

國有成憲重臣是持法苟不撓威豈遂隳赫赫中土守在四夷將鎮撫之敢曰羈縻於惟我公張弛得宜緬懷曩哲經略西陲美徵世濟前光後輝卽論晚節曾不少差新阡鬱鬱公其樂茲我文紀實或無愧辭

誥授資政大夫護理浙江巡撫兼護浙江學政浙江

布政使兼公署總領 和稱藻

公姓宋氏其沅字湘驥山西汾陽人曾祖士哲增貢
生祖國珪懷慶州同知父毓錫歲貢生俱以公貴 贈
通奉大夫公異稟年十四補縣學生抽黜五經不誤
一字十六試高等食廩餼洎歲戊午年十有九矣鄉試
中式第八名己未會試中式第九十六名 朝考入選
改主事籤分禮部癸亥以承辦 孝淑睿皇后奉
安事宜奏稿沿襲舊謬嚴議鐫職泉奉安禮成

恩賞七品小京官未幾部薦仍以主事候補壬申補主
客司主事己卯升祠祭司員外郎兼和聲署署正庚辰

升儀制司郎中轉廣道御史協理京畿道嗣丁內艱
服闋乙酉補福建道御史掌京畿道事轉刑科給事中
丁亥轉兵科掌印給事中此公京官二十餘年之大略
也公嫺典禮通知掌故凡充會典館分校兼協修學政
至書館纂修則例館纂修總纂 大清通禮館提調臺

規館總纂皆能研稽案牘綜覈舊聞勒成一代之制歲
丙子啖咭喇入貢隨禮部尚書穆公使通州戊寅充陝
西考官辛巳充雲南考官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又
派稽查戶部緞疋庫者二稽查太平倉通州大運
西倉者各一監試武闈鄉試者一此又二十餘年奉差

出使大略也。至前在御史任。京察列一等。呈母老請
留京供職。及是科律滿。記名以繁缺道員用。未而
月。特旨授浙江督糧道。時道光八年九月也。浙漕
自西運水手滋事之後。旗丁愈困。水手加橫。公軫艱蹙。
疏柔克剛。克悉中窾。會故閩四運無廢事。十二年。擢
浙江鹽運使。浙鹽之弊。一由於引銷之不暢。一由於正
雜之不分。公爲條別款目。清稽疏滯。鑿然犁罔。或羣
溷。大約引銷有盈絀。而厯案率以全完入奏。運庫本有
商存公項。而向來遇格於開銷之款。輒抽此充之。致使
黠商巧借名目。串蒙動領。及一當籌撥轉須減價勸輸。

始克報解。經儲商力。因是兩虧矣。公涖任極力振刷。自
十三年春。始至十四年冬止。庫貯已實存七十餘萬兩。
斯理財之效也。十五年。擢廣西按察使。十八年。擢
浙江布政使。會夷事起。總理軍需局。二十年六月。定海
陷。撫臣罷職。公奉命護撫篆。又值學政以憂去。兼
署學政事。八月。浙江鄉試充監。臨文書填委。雖聞中治
公牘亦恆至。丙夜積勞。積憤神思瘁矣。十八日。聞事畢。
卽馳赴甯波。中途薦寒疾。輻行不輟。廿一日。接大府知
照。應俟廣東查辦。確耗再議。剿撫公前使通州。頗洞夷
情。知其蓄謀久。必不遽甘受撫。於是力疾上書。其大要

曰定海現被占據情形叵測。天朝之威不宜貶損。一也夷事因禁煙而起藉詞通商必夾帶煙土流弊不堪設想。二也各國朝貢固由懷德非不畏威。若天

討未申遽議通好恐諸夷皆有輕視中國之心。邊衅方深外患無已。三也浙人素性好義。觀此猖獗愈思敵愾。乘時進兵止須賞罰信獎勵優。即可蕙事若曠日持久。待至粵中不能了局。定海始議攻剿。軍心已怠。驅策不前。四也當是時人心惶惑。聞公言稍稍定而公之疾。乃日增劇。至二十六日酉時。歿於甯波軍營。距生於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午時。年六十有一。嗚呼使公及

見此後逆夷之鴟張其感憤將復何如。公惠鄉睦族之事。曩曩人口茲不舉。舉其行已服官之大者。配劉夫人。繼配張夫人。子一成。榷通政司知事。孫五維。燾維。旻維。允維。燮維。煥。曾孫一立。官成。榷將以二十二年月日奉公柩與元配劉夫人合葬。城西粟家莊慶成原。新阡請銘於窆。藻銘曰。

海水初飛孰回其瀾。馘鯨長波孰司其權。公韜遠慮。嶽嶽槃槃。操券尊俎。意固而完。惟聖仗公用。壯屏藩。

大星倏實。理恨幽巒。鄉情孔鬱。我思孔酸。勒詞貞珉。敢告史官。

敷贈翰林郎晴江曹公暨元配賈太安人合祔墓記
曹樹穀

先贈公既歿之五十五年吾母太安人考終里第明年
己酉三月二十九日合祔杜家莊先阡樹穀伏處衡茅
既不能奔走干謁求當代大人先生之文用光泉壤復
恥沿世俗借銜陋習誣我先人謹案自漢魯叡爲父峻
立碑金石家循其例子系誌先世墓見唐宋人別集者
甚夥茲排次事狀乞吾友同邑李西樵孝廉榮達書石
併填家諱而納諸壙曰公曹姓諱汝瀾字振齋一字晴
江世爲汾陽望族曾祖諱曰英諸生祖諱學雍廣西懷

遠典史本生祖諱學閔宗人府丞父諱祝齡戶部郎中
妣宋恭人戶部公三子公居長未冠補縣學生尋入太
學再試京兆未售卒於京邸元配吾母氏賈同邑捐職
州同知諱鎮女年十六來歸二十一而寡五十二撫部
長白福公綿以節孝請旌於朝六十膺太安人之

封樹穀生五月而孤以未逮事先贈公爲大戚太安人
泣然語之曰汝會大父及大父相繼官京朝喜招致四
方知名士汝父學琴於江右蕭鳳竹學詩於武進呂星
垣學書於六安陳球皆妙參神解爲前輩所器重其敏
悟博通衆藝如此又曰汝大父庭訓嚴尤注意經學汝

父於諸經沈酣往復力求精熟夜深自塾歸就佛燈默
寫成帙再三溫釋汝大父退衙後廣坐中對客輒令覆
誦所習聲琅琅如瓶瀉水其攻苦博堂上歡又如此因
檢所鈔書授樹穀相向哭失聲先贈公之即世也太安
人號踊絕而蘇者再誓以身殉既而奉舅姑命撫孤故
不死性端毅通書史居恆整齊嚴肅篤老不懈生長世
閔衣粗茹淡無華綺之習然見理明決臨事務持大體
歲壬辰汾上霜災告飢捐米放賑一鄉賴以安堵壬寅
六月海疆不靖各省搢紳助餉議起慨然斥簪珥得二
百金以饋軍曹氏宗祠就圮首倡鼎新與宗老定祭禮

置祭田立合食法永昭法守生平敦尚名義識者謂有
士大夫風槩拊其孤樹穀慈而有法俾勵志讀書不事
俗學疾既革戒之曰死生如晝夜吾以踰七望八之年
獲從汝父於地下亦復何憾惟是附身附棺汝宜悉心
料檢成殮時慎勿假手於人禮經言婦人不死於男子
之手汝其毋忽嗚呼當彌留之際猶垂慮及是太安人
之志節自信於平時者可知而先贈公績學早世亦可
以告慰於九原矣先贈公生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十五
日卒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年二十三太安人
生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八日卒道光二十八年十月

初七曰年七十五男樹穀增監生捐職布政司理問孫
元善軍功議敘九品銜己酉正月男樹穀謹撰

尙義樂施碑跋

曹樹穀

右碑元至正十年二月建在郡城北十八里大相邨樊
氏塋正書前列鄉貢進士張訥撰嘉議大夫山北遼東
道肅政廉訪使呂蒙甫書榮祿大夫集賢院大學士馮
公勵題額按元史選舉志不載鄉貢進士而文宗紀天
歷元年載廉訪司書吏參用鄉貢進士格例蓋當時各
行省中式鄉試者之稱百官志榮祿大夫文散官從一
品嘉議大夫正四品集賢院掌提調學校徵求隱逸召

集賢良大學士二員正二品廉訪使每道二員正三品
山北遼東道在內八道數內隸御史臺蒙甫乃邑人呂
簡肅公沆之字惠宗朝陽曲馮思溫馮恩皆嘗官集賢
院大學士以簡肅書字之例推之公勵或卽兩馮君字
與張訥未詳考記中自敘樊氏館客也碑載樊君宗禮
至順庚午河南納粟賑荒堂除德安府稅使及歸里創
建廟學二事碑云河北漢滄之間累歲薦饑延議建納
粟令以史證之文宗紀天歷二年夏四月河南廉訪司
言河南府路兵旱民饑乞行入粟補官令食貨志入粟
補官之制元初未嘗舉行天歷三年內外郡縣亢旱爲

災於是用太師荅罕刺言舉行與碑合又食貨志入粟
補官格京南陝西河南等處定爲三等依例納米河南
二百石以上上等錢穀官百五十石以上中等錢穀官
百石以上下等錢穀官元制諸路總管府十萬戶以上
爲上府十萬戶以下爲下府餘爲散府樊君官德安府
稅使德安隸江南省爲散府所授乃下等錢穀官應輸
米百石以上也廟學爲卜山書院郡邑志皆稱樊宗英
建宗英乃樊君伯兄殆樊君捐貲而歸美家督與卜山
書院有至正十三年勅建碑一省部符文碑一俱剝落
難辨按選舉志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

之家出錢穀贍學者並立爲書院設山長一員由集賢
院及臺憲官舉充之後改以下第舉人充一考升散府
中州教授又設直學掌錢穀從郡守及憲府官試補考
滿升錄諭後改州吏此有元書院之定制也凡書院初
建大抵由士民陳請朝廷即賜額設官以爲育材之所
見於本紀者仁宗紀延祐二年京兆爲故儒臣許衡立
魯齋書院泰定帝紀泰定二年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祀
唐劉蕡四年建橫渠書院於郿縣祀宋張載文宗紀天
歷二年賜鳳翔府岐陽書院額祀周文憲王見於列傳
者許有王傳有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

歿而諸生思之爲立東岡書院王思誠傳起河間路總
管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河間尊福鄉博士
毛萇舊居皆請建書院此類不可勝舉卜山書院亦屬
勅建而史失載景濂子充諸君子烏能辭疏漏之咎與
道光己酉樊君裔孫騰九文學鈔是碑見示爰題其後
光緒十年續修

補遺

卜陽老人傳 楊珏

老人產於汾居卜山之陽故以自號生有異稟鬚似陽
明眇一目而孤瞳玲瓏上照千古下燭八荒性不嗜酒

而不厭酒客少攻舉業一登賢書而不好時藝惟篤情
於古雖剔幽抉異復不求甚解幕經席史聊以自娛不
埽軌而杜門與古人相往來足不出戶庭而天下佳山
水古今怪事罕物一一神寓目遊興來則拈小詩以自
怡弄昔瓊山海忠介自序其集云生平讀古人書惟認
一心字一真字一直字鄙意亦復爾爾以故不合時宜
不羣行而獨行吟詠之餘時檢岐軒書尤神詣仲景蓋
三代以還民風囂叫疾固多自致天地氣化亦鮮擗
感於癘恆十之七八每活一人輒怡融累日夕又愛弄
筆硯或鑪煙靜直或樹陰花閒取魏晉人法書臨摹

二覺墨瀟紙解閒精脈與鍾王張蔡晤對不知有唐宋
何論元明嘗語寬兒書要美貌便失秦漢典型老人年
益高志益壯每遇不平輒不勝憤惋邑有兩冤獄奮身
翼之出不自以爲德恥出漂母下也然敦大節不拘細
故性偏且好諧獨處一小齋纔容憩息時招紅妓弄兒
陶寫天真狂歌大笑或以爲癡弗恤也壁掛素琴紫簫
偶自弄數闋餘音落於鄰比則啟戶步庭除雲在樹杪
人靜籟寂不聞外事不關內務生計茫然付之自然儼
築生壙時至則長往反於无覺蓋天地閒惟我知我於
斯傳也乃不乞人言

汾水考 下爾琬

晉地多山而少川然禹貢治水實始太原則上古未嘗
無巨浸也故山林茂密之區時有泉水壅涌其閒若南
之沁漳北之滹沱無不發源晉省而濫觴於燕齊鄭衛
之郊然在晉省其爲水之最巨者則莫如汾汾水之源
有二俱在靜樂縣之北一出管涔山之天池一出林溪
山之龍眼泉至鍋支石村合流而南與湯泉合又東南
與文水合又東又南數折而入於平陽由平陽而入於
河歷陽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縣汾陽介休孝義靈
石霍州汾西趙城洪洞臨汾襄陵太平絳州稷山河津

榮河凡二十餘縣地按水經注汾水發源於管涔山在靜樂縣北一百三十里由皮氏入於河皮氏即今之河津是也考之輿地與此適合此水勢之大凡也昔人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汾水之濁似之以之灌田遂成膏壤然山水暴漲時慮浸溢土人峻防以殺其威每慮秋水方盛嚙岸決隄之害處處有之食其利者數縣而已此水患之大凡也隋煬帝時築行宮於汾水之上說者謂其地在太原北然考之唐史劉武周反於定陽毀隋宮掠宮人去時神堯爲太原留守果在其北武周豈能越太原而有之是汾水行宮之在汾陽無疑也據舊志爲今潞城去城不十里許其北爲禹導河其西爲向陽泉與汾水匯而爲一遂成鉅觀今則已爲平壤矣故新志所載汾水距城東二十五里今又東徙凡四十餘里而遙入平遙界此汾水遷徙無常之大凡也

重修龍天廟碑記

朱咸珖

田屯鎮環義河之側東與小虢城比戶相望非止接壤故民物之殷繁穰穰如也其西南隅有廟曰龍天多歷年所凡祭虎迎貓祈年報賽之舉於是乎在焉顧龍天之神前人辨之究無確據考前碑所載有謂神爲勾龍者有稱神爲后稷者夫以神之興雲致雨粒我烝民俾

此邦之人無不飲其和而食其德即尊之以勾龍后稷神亦何忝於斯然經史俱無明文似亦難以過信郡志載介邑南三里有賈侯廟俗呼爲龍天廟按晉書侯諱渾晉太安二年爲介邑令值劉元海之亂城爲劉將喬晞所陷抗節不屈與夫人宗氏同遇害嗟乎侯之精誠直以之薄雲霄而貫金石侯生而介之民依以生侯沒而汾之民無不依以爲生其忠魂貞魄懍懍然天地不朽矣聞諸祀典能捍大患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廟享尸祝血食千秋固其宜也况詢及吾汾之客他鄉者僉云是廟獨見於汾郡則惟以神爲賈侯庶幾近是至廟爲龍天雖載郡志究無可指實毋亦取飛龍在天雲行雨施之意乎鑿而求之恐其誣也亦姑闕焉以俟博雅君子耳廟創於大元皇慶年間由明而迄我 朝代經修葺至乾隆己丑完繕後蓋數十年於茲矣棟畫薨雕難免風傾雨圯父老捐金整飭蝕者補之黜者絢之由殿而堂而歌臺而道院咸與維新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工成紀石後之人其鑒諸

續編

太平村重修西澗河記

曹樹穀

吾汾僻處萬山中鮮陂池之利亢旱則化膏腴爲瘠薄

伏秋每值淫潦湖水暴橫往往壞禾黍沒廬舍漸車塞
裳道路爲梗西北鄉大抵皆然而太平村西澗河爲害
尤亟蓋修隄防之古法久矣蕩然無存矣嘗觀古之
時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十夫有溝以上爲洫爲澮
爲道爲路於以正疆界便車徒而已迨官禮廢而阡陌
開談水利者始以蓄水灌田爲要務鄭白之渠鴻卻之
陂常豐遠濟之堰造福黔首貽百世利然用於澤國則
見優用於山國則立絀近山之區水勢悍急難施滯蓄
之功復渺灌溉之益橫流四溢昏墊堪虞非厚其隄防
不足以制之班孟堅所謂增卑培薄者亦因勢制宜之
策也西澗河發源北山巔得溝北水助之勢益厲厯金
井太平諸村散漫田野閒當夏潦暴漲怒湍雷吼居民
惴惴有其魚之懼自乾隆甲辰修河堰後迄今五十餘
載沙淤浪蓄河高堰卑水患益甚家季樹馨目擊心傷
謀諸父老約同志諸君子倡義鳩貲召徒役集畚鍤由
北而南凡修堰若干丈越二旬而工竣共糜制錢若干
緡余嘉是舉爲功於桑梓甚鉅而以坊止水有合於月
令修隄防之古義也遂次其端末俾壽諸石以示來
者

戶部員外郎加三級秋船王公墓表

白星燁

同治甲子歲十月十四日戶部員外郎秋船王公疾終於京邸嗚呼年方及艾正服官政時矣而竟修文天上耶公初名振邦因避學使汪公諱改名正邦字用儀號秋船汾郡集賢堡人也少工詩與余同應童子試其詩俊逸可傳有老成體有司重其人縣試冠軍入郡庠及余遊庠而公已食廩餼矣道光二十二年以豫工例司諭鳳臺士林悅服凡五年援例候補戶部主事四川河南司行走咸豐初遵太翁魯瞻先生命去職歸養至八年就職奉 命營宇謙錢局事節概慄然思力除積弊人不敢干以私後知事難爲白於部堂辭去故同事

諸人多望部議有幾至不測者公獨名望重一時商人欲誣公終不得所藉口而益器重於上官既相繼丁內外艱在家守制服闋後就職因軍功陞戶部員外郎加三級候補當是時國家多事到處騷然或瞻徇人情稍爲遷就不能果斷自決事壞則波及牽連無以別白冒不韙之名而爲天下笑至使後之論者並其才而鄙之往往然也如公所謂潔己自愛剛斷而不徇流俗者矣憶余往年應禮部試至京師相見輒談詩酒酣耳熱縱論天下事無所忌諱公於詩多所觀覽最愛趙甌北集居家時余遊匯清園公備酒肴暫作雲山主人步竹徑

臨清流坐茅亭水閣閒論及甌北詩曰眾芳皆後真香
祖同調無多只水仙此集中佳句也余欣然領之集中
佳句多矣公獨許此者蓋以此自况云

節婦題名記 劉兆雲

天下之道在倫常盡道者初不欲以節著而不能不以
節重何也易曰苦節貞以節著者乃際遇非常不得不
爾若先事而期之曰吾欲以節立名是矯情干譽之心
也設身嘗苦境必有變而之他者矣貞云乎哉嘗試由
此推論之丈夫之苦節猶較易婦人之苦節爲獨難今
夫關雎佐治麟趾鍾祥徽音克嗣與望散爭烈此遇之

隆而德之光也何必以節言然而婦道即臣道也臣以
不屈爲節婦能無以不辱爲節哉抑吾聞程嬰與公孫
杵臼言矣死易存孤難而爲其難者確有難於爲其易
者也夫湯火在邇白刃在前此一時之定力難矣然忍
之只在一時耳若夫空室磬懸素衣鶉結堂前子子膝
下呱呱而勤女紅供操作以半菽不飽之身爲百歲歸
室之計此苦節之貞貧婦守之易乎至於甫結襦旋破
鏡春風來燕一縷紅絲寤言不寐宵也何長此苦節之
貞少婦守之易乎嗟乎忍力之難難於定力士君子讀
書明大義平時慷慨自期許及利誘威脅往往久而易

移而况孤幃簾婦未涉詩書飢寒則朝朝飲泣烏雁則
歲歲驚心乃疾風勁草歷久不渝烈日嚴霜沒齒無怨
亦可見人心之所同而先王之教澤長矣豈曰天地之
正氣不鍾於男而鍾於女子也哉同治五年 朝廷下
旌表節婦之例吾汾分局採訪擇節婦與 例符者上
之大吏以請旌於 朝 命未下都人士恐節婦之
名無考也爲彙題於縣庠之明倫堂余謂節婦不以題
名爲望而同事者必欲題其名以勸後豈區區好善之
心僅如是已乎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
倫之教君臣與夫婦繼言則易所謂苦節貞者言婦節

乎言臣節乎夫道一而已矣

3485

